

時 代 叢 書

# 布爾什維主義底心理

美國施羅戈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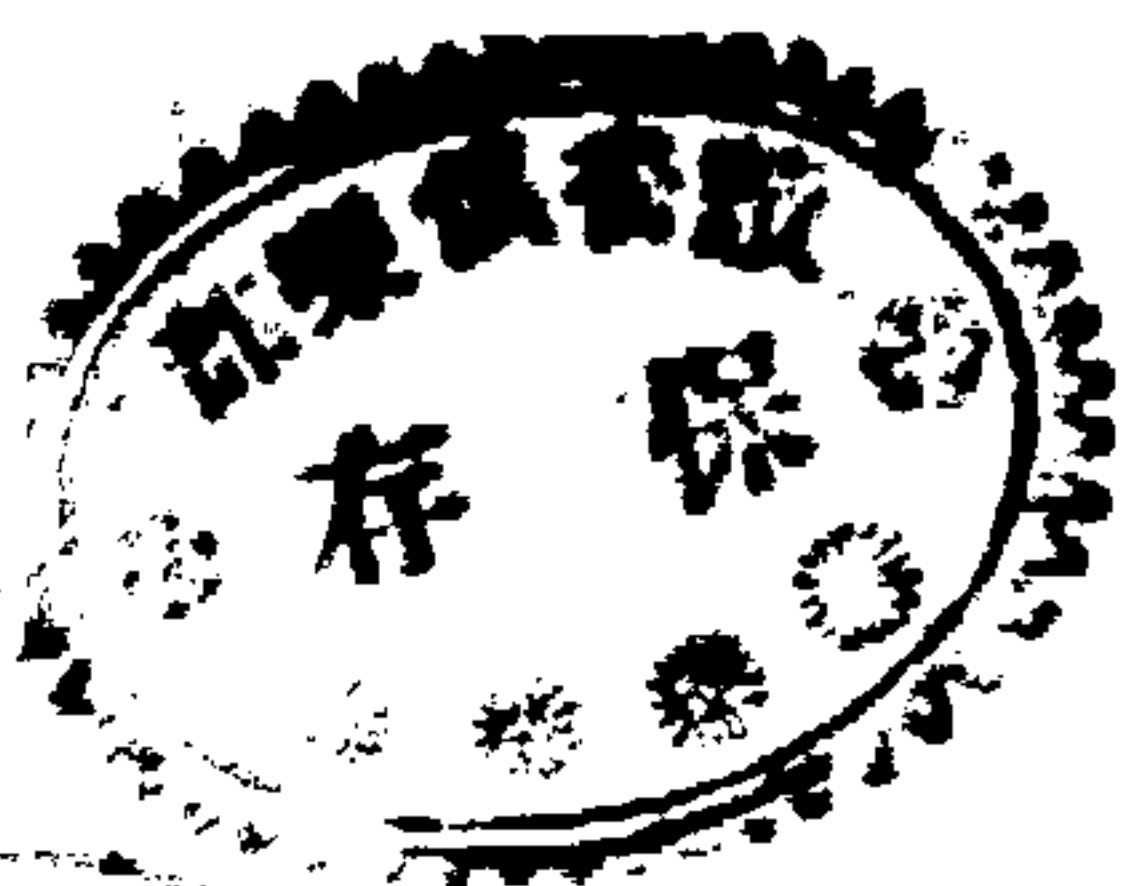
陳國渠譯

共 學 社

1 9 2 1

1  
4

433  
11



541.7  
179  
2

# 布爾什維主義底心理

譯者弁言

布爾什維主義是什麼東西？

為什麼才發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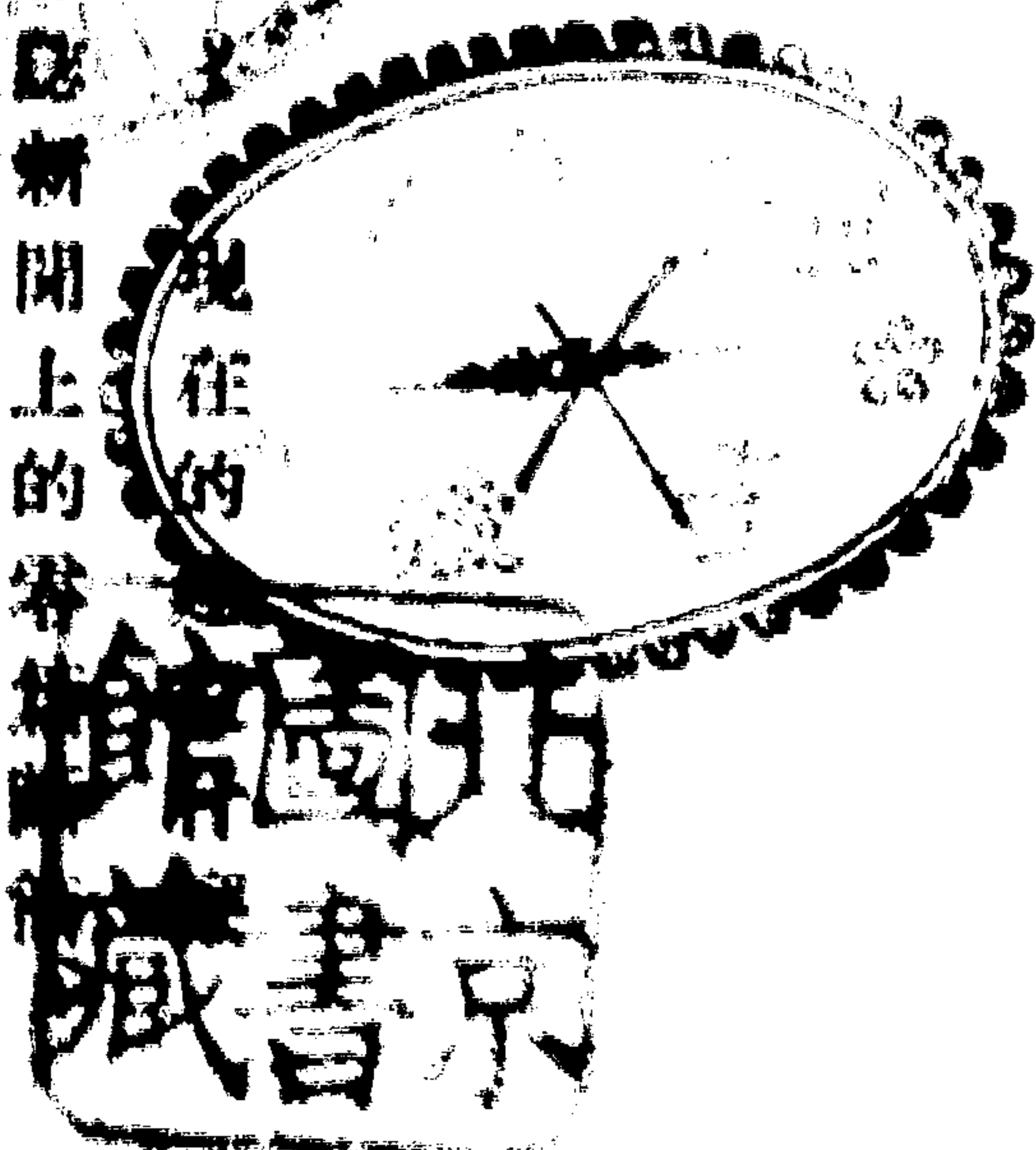
現在的

樣？我們大多數許不大知道。所知道的，不是雜誌新聞上的零碎，就是政府命令上的空洞名詞。在雜誌新聞上的文章，很少為系統的論列，我們都承認的。在政府命令上，也不過瞎抓着一「布爾什維主義」六個字，今日說禁止，明日說提防罷了。

美國社會黨首領施罷戈氏 J. Spargo 對於布爾什維主義研究過很多，著有布爾什維主義同布爾什維主義底心理兩種書。前一種講布爾什維主義底歷史的經過，同理想與建設；後一種則專論布爾什維主義發生底原因，對於布爾什維派底心理同流品，分別得更為詳細。譯者以為說明布爾

布爾什維主義底心理 譯者弁言

一



A 230294

什維主義發生底原因，是一種歷史的同心理的觀察，最易使人明白，更爲我們現在底急需。所以特地把這書譯出來，供大家研究研究。

這書原沒有把章目提出，譯者爲讀者便利起見，以自己的意見，每章添上章目。全書共十六章：前九章所講的，是普通的布爾什維主義——指俄國說——底種種關係同起源；自第十章至第十五章所講的，是美國底布爾什維主義——世界產業的勞動者團（*Workers Union*）——底發生同發展。第十六章則歸結到補救的方法，提議消除社會上不平現象，修改那備金制度，做爲解決今日美人對於布爾什維主義一個問題底糾紛。

不過譯者於讀者未讀此譯本之先，應該抱歉一聲：譯者是粵省人，方言與國音不對，做起白話文，總不免有「詰屈聱牙」之處，許不容易使讀者快意。這是希望讀者原諒的。如果讀者對於書中譯意譯名等錯處，肯指摘出來，俾譯者將來知所趨避，那又譯者所最盼望所最感激的。

此書本已於八月譯好寫好，多蒙好友李欽甫君及璠弟閱過一次，其後復經蔣百里先生代閱一次，都應感謝厚意的。校正這譯稿，全仗葉叔衡先生底力量，對於譯筆底罣誤，改正不少地方。這又譯者對於葉先生，尤不能不感謝的。

這書寫好了三個月後，譯者又提回來修改過兩次，以致遷延了出版底日期，應該在此附帶說明一聲。

譯者識

一九二〇年十二月二十日

北京北池子適廬

### 附譯例數則

(一) *Bolshevism* 一個名詞，原難將他底意義盡量表現。日人譯爲「過激主義」，不過想拿這話嚇人，我不願用他，而用現在的音譯，「布爾什維主義」。

(二) 書中「的」字有用做形容詞底語尾(例如必然的事實那「的」字)并與「上」「下」「內」「外」等字相合來用的(例如政治上的糾紛那「的」字)；書中「底」字有用做介詞，介乎兩名詞間或名詞與代名詞間，等於英文 $\phi$ 字的(例如馬克思底著作或他底書，那「底」字)；書中「地」字有用做狀詞，來形容動詞的(例如一個一個地加入或漸漸地發生等「地」字)。

(三) 書中句右旁有……的，原文就是斜體字，表示叫人注意的意思。

(四) 其餘書中所用符號，列表說明於下：——

(1) . 表一句底收束。

(2) , 表一頓或一讀。

(3) ; 表含有幾個小讀的長讀，或特別注重的短讀。

(4) : 表冒下文，或總結上文。

(5) ? 表疑問。

(6) | 表驚嘆。

(7) | 或 ( ) 表夾註的字句。

(8) 『 』 表引用語底起結。 「 」 表特別提出的名詞或句語。

(9) | 字左邊的直線表人或地專名。

(10) ~ 字左邊的曲線表書或報專名。

# 布爾什維主義底心理

## 原序

我們知道今日俄國有一極不安極激烈的革命運動。因為這革命運動發展得甚快，又因為他在那可憐的俄國內，勢力甚大，進取甚猛，所以稱為布爾什維主義 *Bolshevism*。我這本小書就是解釋這種運動底心理的。

革命的共產主義是文明底災厄。世界大戰雖告終，人類還享不了昇平底福；更困難的更危險的糾紛，緊跟住後頭呢。這種不幸的事勢真可令人深思。凡爾塞 *Versailles* 和約簽字後，在文書上證明推倒歷史上最野心的最自大的軍國主義計畫，「固足自豪」。試問真能使戰後底世界，復現昇平嗎？恐怕說不到「復現昇平」一句話，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了。所有國家底教化，法律，藝術，同體制，——一句說，所有國家底文明，終要受新式



的專制——布爾什維主義——一大打擊。

許多國家底大多數人民，往往想顛覆現在社會制度，濫用暴力來樹立可怕的專制，——此種專制，比較俄德奧昨日底專制王朝，還屬可怕。創造此新式專制的人，無論後起或先導，都明明白白地允許人民以絕對自由，幸福，與生活底安全。不過他們忍心拿人類社會底活動機關當做試驗室，人類底自由幸福還未得到，人類所依據來適性發展的禮制同習慣，先打破盡了。

我們若想維持世界底文明，若想剋制當前的災厄，固當了解這種運動的綱領 Program，也當研究此綱領底精神同心理才行。那麼現在社會制度，有什麼經過的事實，使大多數勞動家失望，必出於此可怕的試驗之一途呢？他們底大失望同無理的希求，根原是什麼？使受過教育，真信民治主義理想的人，使「天資聰明」足以辨別危及文明底事物的人，反來承

認布爾什維主義，採用他底綱領，又是什麼？

對於此類問題，請以最公平的心，最直白的話，給他一個回答。回答之先，我要聲明一下。我並不是宣傳何等相信的學說，不過力求布爾什維主義大白於天下，使多數人知其不可而拒之，也不是對於現在底社會制度，完全滿意；對於激烈的社會革命，不表同情。我固主張社會革命底一人，幾年以來，無日不勸告我們同志要澈底改組我們經濟的生活。

不過我幾年來研究社會問題底結果，信得過若經經濟生活社會化，必先使人類底思想與性格社會化，才有效力。因為人類若沒有社會覺識 *social consciousness*

*social consciousness* 斷無由設立永久的真正的社會主義化的社會。人類底思想與性格，既沒有社會化，不免有反社會的行爲；凡屬反社會的行爲，不論是個人行動，或團體行動，決不能促進真正的社會主義。我們所以不直布爾什維主義認爲與社會主義反對的，也就是因為這樣：因為他底理想同方

法，暴虐利己，直與放縱自恣的資本主義與「沙」主義 *Czarism*（即俄皇專制主義的意思）相同。然細考他此種行動，大概想招致將來的自由，所以不惜「同流合污」與從前專制底壓抑政策「遙遙相對」，「并駕齊驅」。

著者在社會上，幸得與布爾什維派有關的各種人物相晉接，對於分析他們底類別時候，總可以依據實例法 *Case method* 詳細說明一下。不過此種方法，雖特別對於專門家有許多優點，但因限於少數讀者範圍，許有極不便利的地方。此書為使大多數人明白布爾什維主義底威脅起見，所以不用實例法而用現在的方法。

著者做此書，幸承芝加哥 *World's Work, New York Evening Post* 與 *Christain Century* 名家主筆底允許，准用登載過的材料，應該感謝厚意的。

施能戈 J. Spargo

一九一九年十一月

# 布爾什維主義底心理目次

- 一 布爾什維主義與馬克思
- 二 布爾什維主義與無產級階
- 三 布爾什維主義與社會主義
- 四 布爾什維主義與巴黎共產黨
- 五 布爾什維派底心理
- 六 布爾什維派底流品
- 七 布爾什維主義與階級鬭爭
- 八 布爾什維主義與民治主義
- 九 布爾什維主義與勞農政府
- 十 美國底布爾什維主義——I W W

- 十一 布爾什維主義與勞動團體底分裂
- 十二 布爾什維主義與軍國主義
- 十三 布爾什維主義與威爾遜
- 十四 布爾什維主義與對俄政策
- 十五 布爾什維主義與戰爭心理
- 十六 結論

# 布爾什維主義底心理

## 一 布爾什維主義與馬克思

大團體底運動，無論是宗教的性質，或政治的性質，起初往往是難於明白的。此等運動潮流底波浪，就是「除舊布新」向現存道德的智識的價值挑戰，有意把他重行估値。換一句話說，就是向現存的社會制度，施行破壞手段，有意改造他。不過就改造新制度一點，在常人看來，是一種極難很苦的事。而且確定運動底目的同政策使成明確的計畫，不是一朝一夕的工夫，慢慢地才能成就，又不容易得到相當的了解。當運動初期，勃然興起，只有許多嘗試的說明，同巧言的誇大，使傳佈遠近，「以廣招徠」所以我敢說一句，在運動史上，無論何時斷不能單單考究正式的記錄同確實的說明，就能完全理會同明白了解的。必定要細心體察運動人物底心理，比附研

究，才算是澈底工夫。就是曉得一個運動底信條，還不算事，一定也要曉得運動中人物底心氣，不安，希望，恐怕，同運動中人類結合底朦朧不顯的幻想 Visioning，那麼才能够完全理解那運動底真相。此等運動精神底朦朧性，因愈變愈明，愈變愈確，所以「休戚相關」底聯絡 Solidarity，如朝日一樣，漸顯露得出來。此等聯絡底認識，在運動初期比較後期重要得多。

布爾什維主義底信條，并非極難理解，因為各地運動底首領早已把他譯成各地文字，散布各方了。信條底概略 Outline of the creed 草創未備，自然缺憾很多。如對於某種問題，回避過去；對於某種問題，未嘗料及；對於其他許多問題，僅僅輕微提到，都是他底疎漏的地方。雖是這樣，但那概略也很有澈底之處，使人容易理解的。怎麼說呢？因為其中的主張，都是我們所熟聞的。布爾什維主義，無論在理想上或政策上都沒有他獨創的 Original 思想底結晶。換一句話說，他底理想或政策，幾無一不與社會主義，無

政府主義，工團主義，等著作裏所說相同。在布爾什維派趁俄國內亂起來與文明挑戰的時候，這些著作早已風行了。就以人物論，布爾什維派中只有列寧 Lenin是第一流的理論家，能博人民底信仰。但列寧也未嘗是一個創造的思想家。他底理想同論調，都由馬克思 Marx處借得來的。照馬克思底語法說，簡直馬克思底概念，就是構成列寧底哲學基礎底全部。論到他底政治的設施，亦完全奴性地模倣他人。照這樣看來，列寧算得一個獨立思想家嗎？布爾什維派在思想上算得有出色的人物嗎？

使我們對於布爾什維派這樣批評，許揭破一切黑幕，露出列寧底真相；也許貶抑社會苛評家對他誤會的尊崇，不過同時就是使人對於他底地位，同他底個人，有很深的感觸，視為具有極大戰鬪力的一個人物了。列寧所以這麼容易招致徒黨底緣故，確因為他所標榜，不是新思想，只不過依違於最正統的社會主義底論調，諱熱聞的原理，「人云亦云，」「故步自封」罷了。



原來急進的新思想，不容易普及周知的；人類底心靈，又本來保守難變的。所以對於舊思想，很不願意釋放；對於新思想，很不容易領受，當舊思想形成學派，宗派，黨派，底信條後，再想拿新思想代替他，頑固的守舊，同猶疑的改新，事實上倍覺顯著。就中信仰底情熱越深，感情的性氣越烈；反抗新思想底決心愈強，狂信正教底精神愈甚。大凡宗教底初期，專憑衝動，謬妄盲從，極專斷，極排他，就是這個緣故。所以急進派同急進運動，也是往往狂信「我見」排斥「異己」，蔑視大勢，不信變遷的。

使列寧拒絕馬克思派底舊說同套語 *Shibboleth*，自己尋覓新學說同標語來代替他，斷不會一時有這麼多的徒黨，只不過一個一個地漸漸加入罷了。就是這樣漸漸地羅致徒黨，列寧也須有一種天才（其實他沒有這種天才）來鼓動人類底同情，惹起人類底注意。那麼今日列寧底威勢，「風靡一時」，可知完全依附陳言，沒有新創的東西了。換一句話說，他底威勢，完全

由他篤信正統的社會主義發生的。他所給與徒黨的感化，并無何等激發智識的「奮鬥」底意味，不過對於存心搗亂，野蠻無思慮的人，叫他們實行自動的「破壞」罷了。并不要求他們捨棄懷抱的信仰；也不要求他們啓發心中的蔽塞，容納些新主義；更永遠不跟他們說，「馬克思派從前所教我們的，不見得再有什麼好處，我們須捨棄了他，依照我們新環境，新智識，同新需要，來改訂我們底信條，」若是列寧真地這樣說，拋棄「舊觀，」自立門戶，即使說得動人，亦須同那守舊的抵抗力相關；因為凡是一種主義都有這種抵抗力，社會主義運動裏頭更甚。所以列寧特走捷徑<sup>(1)</sup>主張他所標榜的破壞觀念，乃社會主義同道中人正統的信仰。因此向着他底同道中人說，「馬

(1) 譯者按列寧底主張，專以同社會主義黨共同思想相違為主，好抄一條「總綱」  
「總綱」意，著者在「布爾什維主義」一書裏頭，說得很詳細，參看那書二一五頁。

克思，老早指示我們應走的路了。我們該快快地跟着走。無論甚麼東西，不能變更這真理。強要我們變更他的人，自以為有「先見之明」都是錯謬的。不要去信他。惟有忠心於舊信仰，才能打得勝仗。

布爾什維派底智識的宣傳，宣言根據於社會主義的運動；列寧底智識的典據，亦聲明基於馬克思底學說。這種事實，我們如不牢牢記住，那就決不能理解布爾什維主義底信條傳播那麼快那麼廣了。可是有一樣很奇怪的，布爾什維主義與馬克思主義，實在毫不相干。列寧底論調與馬克思底主張，也沒有相類似的。他所傳佈的馬克思學說，把馬氏思想底真相早已失掉。所以馬克思底名字，馬克思底說話，雖常帶上列寧底口實，馬克思底真精神，早化為烏有了。

因此，我們可以見得在羣衆運動裏頭，有一個很平常的現象，就是事實上所謂正統派，同原擬的規模 Pattern 相合的很少。拿神學來說罷。大神

學家所慘淡經營出來的方式，只變爲某宗派或某教會底名義上神學，同實際上流行於世的神學，幾乎完全異類。祖述的人底精神，雖往往能夠反射到民衆上頭來，可是中途經過許多變化，又非復原來的真諦。習語 *Please* 同方式 *Comrade* 常常保持得住，成爲一種口頭禪，可是本來的價值，或部分地修改去，或全部地消滅去。日常使用的真意旨，不過名義上神學底傀儡罷了。列寧一派，描畫他所稱爲私淑於馬克思底宣傳，也是同這類一樣。他們「言過其實」的事實，可以拿布爾什維派政策底特色來說明他，布爾什維派政策底特色，是什麼？即設立階級支配底計畫，所謂無產階級獨裁 *The dictatorship of the proletariat*。七十二年以前，就是一八四七年十一月，馬克思替當時社會主義運動策劃學說上同實際上的計畫時，也曾說過，將來循進化底程序，使社會達於較完滿的狀態時，現時資本家同勞動家兩階級底鬭爭，必有變化。那時勞動階級（即彼所稱爲無產階級）許來支配

社會，執社會底「牛耳」。他又說，若是他底預言「幸而中，」勞動階級竟「奏凱旋，」這階級將來也許設立一種獨裁制，所謂無產階級獨裁就是。因為馬克思有這種預言，又因列寧一派想在目下的社會情形設立他們所謂無產階級底獨裁，所以樂得自稱為馬氏學派底正傳了。

## 二 布爾什維主義與無產階級

我們不是替馬克思辯護，表揚他底是處，所以此處無須將歷史進化底事實，與馬氏底預料相符的方法，提出來討論。十九世紀許多預言家，到了二十世紀因預言不證實，往往受人唾罵。馬克思也是受了這種待遇。可是我們此處所研究的，不是十九世紀底預料，乃是二十世紀底現實 Realities。馬氏預料怎樣，我們不要管他，只因為許多幫忙布爾什維派的社會黨，往往「蔽於空言」不能分辨，以為列寧一派底設施——官僚的獨裁——乃馬克思心目中原有的計畫，因此很相信他們。我為正人心，解蔽惑，起見，不能不

先將列寧一派所謂獨裁底謬妄，指摘出來，大概對於世人，是很有點幫助的。

馬克思所主張的獨裁，受法人巴納夫 *Barrère* 及法國革命時其他智識階級底影響很大。因此使用「無產階級」那字，一如他們所用的意義。因為這樣的因襲法，所以那字底涵義，就不僅含有貧乏階級的意義，當釋為社會上居於輕蔑卑賤地位，去那無市民權的奴隸不遠的人了。本來在羅馬社會時代，這無產階級一語，含有輕蔑意思，只適用於下流社會一大階級，包括農民，傭工 *Wage Labor*，同其他無資本，無財產，與無生活保障的人民，社會當他們祇能替國家生育兒女；不能有別的生產，認為不宜於行使政權，因不讓他們享受政權 (1)。所以當時無產階級底地位，不只是一窮而無告，還加上「褫奪公權」。現在的勞動階級底地位，又怎樣？我們現在的勞

(1) (原註) 近代某言語學家以為無產階級 *Proletarian* 一個名詞，是由小手作 *Proletarius*——*Manure Worker* 一個名詞轉來，所以解為身分卑下的人。

動。階。級。一。大。部。分。除。了。那。未。歸。化。的。外。國。勞。工；在。嚴。格。的。馬。克。思。意。義。上。不。是。全。然。屬。於。這。類。的。無。產。階。級。了。

一八四七年馬克思草共產黨宣言時候，漸漸興起的傭工階級 *Wage-Working Class*，幾乎都是這類無產階級。無論在英倫三島，或在歐陸各國，他們都無選舉權，及選派代議士權。其後經過多少歲月，才爭得到手。其他政治上的權利，與生活上的狀態，自後由選舉法底改良，社會的立法，職工聯合主義底成功，同其他種種運動底影響，漸漸地大加修正；到今日，直一優遇有加了。真是馬氏所夢想不到啊。馬氏對於無產階級獨裁畢竟發生底學說，是根據他底信念來的。他底信念，就是人類衆生底運命，早已生定無產階級化 *Proletarianization* 的了。資本家日增月盛的金科玉律，就是決定已受教化的大多數人類底生活日漸艱難，終且墮落為無產階級。

照馬氏底觀念看起來，人類社會確是悲慘。掠奪的階級 *Class of Exploit-*

Class, 人數日少, 而富厚日增; 被掠奪的階級 (Class of Exploited, 人數日多, 而貧窮日甚。在統治者方面, 天良未嘗少動, 感情永不發生, 決沒有設法阻止此等殘忍的現象, 及減少那殘忍的情形。所以一直等到大多數人民困苦達到萬無可忍的時候, 他們底反動, 必不能免; 大多數反對少數底革命, 一定抵抗不住了。在這報仇時候, 馬克思很相信那勝利的無產階級, 卽人類底大多數, 許建設一無產階級獨裁, 自己統治一切, 不復讓他人統治。到後來, 馬克思深信 (列寧今日也相信) 這類階級獨裁, 一定終止; 階級底界限, 也自消滅; 只見友愛的互助的民主主義 (Fraternal Coöperative Democracy) 實現出來代他。照馬氏底意思雖說是歸結到民主主義來, 不過首先那一步, 必定有革命底發生, 然後有階級獨裁底設立。無產階級獨裁, 又必曠日持久, 到一定相當時機, 始可以取消的。於此所謂相當時機, 好像燕格士 (Engels) 所說, 「必要那無產階級能夠自己取消自己如同無產階級底地位同身分」——卽說, 必



要取消那「範成」勞動階級爲無產階級底墮落狀態 *Degrading Condition*，重行建設社會底秩序，——那時候，就是取消獨裁的時期。

照這樣看來，馬克思對於「無產階級獨裁」底觀念，在於「多數人」同「到時機」兩點。那麼與列寧等現在施於俄國的少數專制，或與斯巴達派 *Spartacist* 現在所設於德國的虐政，只有名義上的關係，不很顯然嗎？

我們思索馬克思底學說時，無論如何，斷不能把上述俄德底專制，解釋爲合於他底理想的專制。他們不過對於馬氏以前，——由羅拔斯比 *Robespierre* 到白朗基 *Blanqui* ——少數武斷派底獨裁說話罷了。馬氏底大半生，還常常跟他們底徒黨宣戰呢。即使退一步說，列寧所說的無產階級獨裁，是純粹與馬氏相同。可是馬氏對此觀念，在一八七一年巴黎共產黨失敗之後，已宣言拋棄，並不顧一八四七年共產黨宣言有重刊之舉了(1)。因馬氏同

(1) 參考著者所作「布爾什維主義」二六六頁

燕格士後來都相信歐洲底經濟狀態，還未進化到資本主義組織底場台時候，社會羣衆也沒有完全發生自覺的協助。所以無產階級獨裁，還是早些。那麼，列寧還可以掛馬克思底招牌賣自己的靈藥嗎？

### 三 布爾什維主義與社會主義

布爾什維派首領底學說所受感化，自稱私淑於馬克思正統派的地方爲多。實則完全是馬克思以前的學說同反對馬克思的學說。皈依馬克思正統派的人，辨別不出這點來，無怪極承認列寧底價值了。馬克思底著作，本來是難讀；凡譚到馬克思學說的人，多數並沒有讀過他底書，不過是引用他幾句話，譬如常人的引用聖經罷了。所以稱爲馬克思派的社會黨，其中不過有極少數的人，曾經讀過馬氏底原書，智識的訓練較得上研究這種書的本來很少啊。其餘大多數對於馬氏底原文，只不過零篇斷簡地讀過；對於馬氏底意見，僅從通俗書籍同通俗演講中知道一兩點。須知道這類書籍

同演講多半是膚淺朦混，不足以代表馬氏底思想的。那麼他們怎樣能夠知道馬氏底真諦？現在馬克思派實用的信條，是低淺的智識界所擬具的，與他們所稱爲馬氏學說底真諦，完全不同。所以事實上各國（包括俄國說）社會主義運動中的有名馬克思派學者，一向都排斥拒絕布爾什維主義，同他宣戰，「不遺餘力」的。惟有一個例外，就是列寧單是自稱私淑於馬克思派的列寧，才主張布爾什維主義。

我們於此，遇着一最重要心理的事實了。就是馬克思學說中所包含的約束，對於現在他底徒黨，不幸皆無效力。他底徒黨因缺乏相當教育同修養，所以不明馬氏底流派，往往對於馬氏學派本質上所反對的行動，「叛亂行動，」欣然心許，「或在相當情形，簡直親自嘗試。明明與原來主義相矛盾，都不知道。這不只馬氏死後爲然，即在馬氏生前，從事於萬國社會黨運動時候，他底徒黨，也是這樣。所以馬氏在社會運動中，對於懷抱類似

布爾什維派陰謀的個人及黨派，總覺得要鳴鼓相攻，同他劇鬧才好。自從有這種劇鬧，使馬氏對於社會的革命須完全依據於進化底程序的一個見解，更爲明顯。一八五〇年共產黨同盟 The Communist League (1) 開會時候，中央委員會中有一部分人動議，主張革命行動，想用勇敢的襲擊，擄得政權。因而設立無產階級獨裁。馬氏對於此輩急性兒 Impatient Hosts 堅決反對，以爲其時尙未達到建設新社會的程度，不要說使社會合於勞動者底理想，就是使勞動家準備適宜，能够參政，也要一個長時期，或者五十年，方能

(1) 譯者按共產黨同盟在一八三六年早已由德國逃亡者同遷移勞動者成立於巴黎，顯然與當時意大利馬志尼革命會 Mazzini's Revolutionary Society 已有聯絡了。到一八四〇年後，始變爲萬國同盟的性質，設支部於各重要產業中心，圖謀活動。一八四七年開第一次聯合會議於倫敦，馬克思同燕格士與會，經一番討論，遂起草共

產黨宣言。

布爾什維主義底心理

辦得到。所以對於他們「譏誚備至，」直斥為革命的賣文者，Revolutionary Prose-Monger 同無產階級底阿諛者 Flattery Proletariat。

無論甚麼時候，布爾什維派底首領對於非布爾什維派的社會黨，待遇非常殘忍。比較對於資本家或保守黨，還利害得多。這是必然的事實。怎麼說呢？因為資本家或保守黨所信服的政治學說社會學說產業組織制度等，對於布爾什維主義，沒有絕對不相容的地方。至於近代社會主義呢，對於布爾什維主義，就大大不同了。社會主義運動越發達，與社會實在的狀況越接近；社會主義底責任觀念越明，與布爾什維主義底鬭爭也就越烈。就美國而論，社會主義在政治上勢力尚甚小。美國社會黨第一機關報曾說過，在許多地方，社會黨人尚不如象多。所以即與布爾什維派衝突，也不過是言論上同學究的辯論，不致發生出甚麼鬭爭來。在俄德兩國國內情形不同，就不能不帶有自相殘殺的性質了。

根據社會主義來改造社會，本來是一種宏偉的計畫。不過「言之非艱，」  
「行之維艱」。即在理想上最便利的情形，這種社會改造底實現，也需許多  
年代。就是使社會組織上稍為有點變化，可以看得出來，也得要許多歲月  
哩。改變社會，使他受社會主義化，必定比改變社會內分子，使他受社會主  
義化為慢。因為社會形式同制度如果因為受了宣傳及理想派勢力而變  
化的，必定變得甚慢。惟有在經濟的發展底大刺戟之下，社會許變化的比  
較快一點。可是與人類壽命的時期一比較，就使這樣快法，也覺得遲緩難  
堪。演說家底警語，批評家底短句，宣傳的小冊子，往往可以叫一個人感動，  
使他思想底性質同傾向，完全改變，使他抱負了一個遠大計畫，發奮圖強。  
但是這非五十年或一百年不能做到的。有許多男女性急不耐久，因此或  
對於現時的政治認為完全失望；或聽說有人找得到捷徑，即往趨附。這是  
人類「欲速」的天性自然而然的。那「暴富術」Get-rich-quick Schemes 的

隨處誘人，也是利用人類急性底弱點。

如果社會主義宣傳底結果，成爲一強有力的組織，能够實行社會改革。在這情形，「成績卓著，」信仰比較上可以維持，失望的較少，那些出賣醫治社會百病方藥的，也就不能誘惑多人了。美國社會黨運動歷年都無好結果，不能促進民治的社會黨計畫底大發展；美國勞動聯合 Labor Union 政策種種不合，致爲勞動黨不能成立底最大原因，這些情形，乃美國今日政治生活中最遺憾的境況，所有對於政治的絕望，大都因此。所以無政府主義，工團主義，布爾什維主義等，就利用這種心理起來了。

今日美國政治同政府底設施，明明白白地已經偏於資本家利益方面。將來結果，也是不免鬧出政治的絕望同政治上的糾紛。須知勞動家底不平，是不可輕視的。試看那立法者對於保護勞動家底法律，多麼冷淡（毫不在意啊）！對於資本家底要求，多麼順從（如響斯應了）！至於政府對於

兩階級底待遇，更有顯然的差別。照這樣看來，類似資本階級獨裁底時期，久已存在，這實在足以激起無產階級獨裁底要求。

#### 四 布爾什維主義與巴黎共產黨

有人說過一句刻薄的話，他說：多數的人從歷史上只學得一件知識，就是他們從歷史上沒有得着什麼知識的一件事實。可是布爾什維派底首領，連這一點都沒有學得。所以在布爾什維派心理底全體上最顯著的，就是他們首領對於平易通俗的歷史全然遺忘一點。試舉一個例看，看列寧同陶知幾 Trotsky's 主張今日底無產階級，應該以一八七一年巴黎共產黨<sup>(1)</sup>

(1) 譯者按 Paris Commune 一個名詞，本來應該譯為「巴黎議會。」不過因為當時道會底組織，一半是有產階級底激烈改革派，一半是社會黨同無政府黨，道會底目的，是保護勞動家底利益，反對國民議會底虐待，主張聯邦自治的政府；那結果是舉行暴動，劫富濟貧；所以譯為「巴黎共產黨」似乎較為明顯。



Paris Commune 底前例爲根據，計畫他們底戰略。可是一八七一年已經證明當時失敗實由於羣衆底缺乏智識了。現在還可以「舉由舊章，」照老法子做去，希望得到多大利益嗎？從前有人說過：「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列寧一派，「忘」了前事嗎？還是「不忘」呢？

當時共產黨運動，固然對於共產主義底社會的學說，沒有討論到，不過一種政治的運動罷了。詳細說一句，就是一種極歧雜的集團，各有互相矛盾的經濟的同社會的學說，只以反對現存的政府，反對軍國主義，Prussian Peace 同傾向於聯邦政治三點，才結合起來，稱爲共產黨。論到他們建設的性質中同一的根據，只不過對於國家學說一點。以爲國家應該是一個聯邦的絕對自治的團體，無論何時，不能再有中央權力，統轄地方。這種論調，就是一種根本上逆行的反動的提議，如果成功，許大大的摧殘法國，使他無力抵抗德國底侵畧。當時底德國，由俾斯麥 Bismarck 重新整頓，國力充足，

常來窺伺，已是法國「腹心之患」了。

其實這樣結果，很容易見得到，所以當時法國人士，無不反對。不過在那快要場台的萬國勞動者同盟（*Internationaler*）中的法國會員，猶以為爲秩序至於極點（他們視爲很危險）時候，總是發生新秩序底一個好機會。這種希望，悠悠不絕，長存心中，遂使他們「躍躍欲試」投入那不安底旋渦（*vortex of unrest*）裏頭，跑進這共產黨來活動。就是當時馬克思自己加入共產黨，亦不過具一種熱烈的革命心腸，趁勢幹去，並沒有透澈的見解，好像帶上一

（1）譯者按萬國勞動者同盟，原爲英法比三國勞動家底組織，一八六四年成永久團體，完全採用馬克思學說。其後加入的漸多，有一個時候，竟包括英德法意比荷等國底勞動界。一八七〇年至一八七一年間，因爲普法之戰，開巴黎共產黨底失敗，屢屢動搖。後來內部竟分爲馬克思底社會黨同巴枯寧底無政府黨。這一八七六年，一小部分分子會於美國費者（*Philadelphia*）底正式通告解散。

副紅色眼鏡，看見件件東西，以為都是紅色罷了。所以有一個時期，他反把白朗基底學說信起來，以為真可以憑勇敢堅毅調度有方的少數人，奪取國家底種種權力，重新設立社會秩序。不過馬氏不久就覺悟過來。這種覺悟，不是別的，就是萌芽於他底歷史底經濟的動機說 *The Theory of the Economic Motivation of History*。他這個學說，從歷史上種種事實歸納起來，根據很深，自信很強，不容易「隨風擺柳」為他人所動搖的。所以對於不經意的非忠告的計畫，失敗易見的事體，從此決不試試去了。

當時共產黨聯邦政治底計畫，固容易危及國體，所以反對的人很多。就是他們所採用的方法，也太缺常識。像白朗基所說的那班不畏死的人，想以少數人從現代大國家奪取政權，改新政制。這種辦法，比較小孩撲火，還覺愚笨。因為以少數烏合之衆，想同國家素經訓練的常備軍隊鬪，簡直是瞎撞，一定得不了甚麼結果。就這一點，在那悲慘的鬪爭未完結以前，馬

克思同燕格士已經很知道，很不贊成了。不料五十年後，還有自稱私淑弟子的列寧同陶知幾二人，昏昏昧昧地重唱一八七一年那齣悲劇。想把共產黨當時底方法，應用到俄國來，實現他們底共產主義大計畫。須知這計畫在俄國從沒有歷史的經濟的發展，列寧等只從法國抄來，就想適用，無乃太不自量？其結果，斷沒有不貽笑世人的。可是我們如果想一想這種實驗結果這樣悲慘，使俄人一頓沛流離，「至於解體，斷不會譏笑他，只有代俄人抱無窮的傷感罷了。」

那麼一班久已熱心解決社會問題的，更自稱爲自由黨同民治黨的英國人，爲什麼反預備贊成那顯然謬誤的，全無價值的政策？真使我們「百思不得其解！」那沒有智識的，迷信的，困苦的人，跑到這極端，盲從這狂策，還說得過去，受過教育的，有智識的富厚的人不澈底地說明他，反先贊成他，那又怎樣解？所以他們究竟是甚麼一類人？是甚麼底心理？我

們不可不研究一下。

## 五 布爾什維主義派底心理

對於上列問題，不能一句話答得出來。因為自從的搗亂派，不只一種；生出相同的惡結果底方法，也不只一樣。所以非將他們種種心理說一說，不容易確知。可是只有幾種底心理，容易明瞭。我們就照這幾種底心理說說罷。他們有些是仇視資本制度的。這班人在個人生活上，往往占智識界最高的位置，原來以一種純粹的動機，來反對資本制度。不過因為他們對於那制度同制度底結果，嫉恨之極，渴望廓除他，態度不覺異常，以致對於與攻擊那制度有關的一切事件，不能如常人從精神方面同道德方面從容辨別他。比如當統治階級作出一點小小不公道事情來，不管結果怎樣，他們就認認真真拚命去非難他，不留餘地。若是對於一般受治階級作出大大的不公道事情時候，就使受害者也是受治階級裏頭人，只得忍心漠視，

有意縱容，甚至用偏說飾詞，來「曲爲辯護」這種事實，明明是與道德相違，與良心相背 *Moral inconsistency and insincerity*，實在病理的狀態裏頭，簡直是一種神經病。

別一種人物，就是神經過敏的 *Hysterical hyperesthesia*。此種人底思想程序，完全是起於猝發的感情，他底心境，却有種種確定的觀念，強他從服，不容他有考慮的餘地。此等觀念，不僅確定，不能伸縮，且純粹屬於感情的無理性的東西。所以一向與宗教的狂信，關係極深。社會上已有博大的觀察，同深邃的研究了。布爾什維派中大多數的人，與宗教的狂信者，在表示熱心上，固有相同的方法，即在說明同辯爭上，亦有相同的法式。這種情形，曾經赴過布爾什維派會議的人，或與布爾什維派中的篤信家相熟識的人，沒有不承認的。在宗教的狂信者，只承認單一的題目，*God* 做他們底全體信條。別的題目，雖極合理，都在排斥之列。他們所信的题目不但不受理

性底權衡 Test, 反要作一種標準, 來權衡其他事物。所以在這種布爾什維派, 平常只由一陣的感情, 并非「準乎情理」, 一飯信一種說話。此種說話, 一經飯信之後, 在本人心目中, 也不只變為真理底本體, 而且為各事各物是非底權衡。今日許多社會主義底宣傳家, 紛紛變為親布爾什維派, 多是這種人物。

精神上受若此影響的人, 大率很能夠利用嚴格的推理同解析, 所以有時因此力量, 竟贏得大思想家底聲名。可是事實上他們底初念 Initial Idea, 純生於感情, 不是從日常的事象 Available evidence, 加以熟慮底結果。他們底自動 Initial movement, 也是由感情上衝動起來。因此創造出那種強有力的信念, 決非僅憑理性的作用所可轉移的。除非那猝發的感情, 自然消滅, 或有其他新強的衝動, 把他壓倒, 那種信念, 總永遠存續, 總永遠左右他們底精神, 奴使他們底能力, 習慣成了自然, 他們反不自知了。通常所說「威

情作用」的人，就是這類，社會上例證實多。因爲此點感情作用，所以容易使人變爲宗教的狂信者，肯捨身於宣傳運動種種事業。

狂信者底特種心理，往往一方面非難智識論 Intellectualism，同時他方面復自誇一己的智識，毫不自知矛盾。布爾什維派底文字中，此種特點，尤爲顯著。布爾什維派不常常譏笑我們智識的示威運動嗎？可是同時又標榜自己的智識力量同源流，好像小孩自數家珍，滿胸得意一樣。平常對於事事物物，又往往武斷，自以爲是；雖遇難題，亦妄信爲易。然考究他們所認爲易的地方，其實極難，他們不過由一陣感情所驅，未加考慮罷了。因常常有了那「易」底觀念，看待所有問題，都以爲簡單易決，平常因惱吾人的種種繁雜事情，他們都是「平易處之」，所以在他們底心目中，以爲凡屬事物，或黑或白，沒有混雜的灰色；是卽是，非卽非，不能有疑似的兩可。若平常易知難解的思想，遇着他們，就等不了成熟，妄然承認，宣傳出來。普通上認



爲事實的主張，使他們覺得可以借來幫助時候，就不管那主張底根源是什麼，硬拉來作證。有時此等主張，許以單簡的研究，容易證明無引證底價值，他們也不管了。

我們考察普通布爾什維派底心理時，覺得還有種種反常的特徵，其一，就是苦苦的不相容 *Bitter intolerance* 一點。就「不相容」性底自身說，固然有時候不是狂信者底特徵，乃純粹有理性底結果，不過在許多時候，那就簡直是狂信者底所爲，不能替他辯護，說是「持正不阿」哩。比如在攻擊政府限制人民出版及言論底自由權的會場中，一般聽衆，往往對於想發表反對的意見的人，嘯斥搗亂，趕他下台。這種行爲，就是那不相容性底表徵，就是一種過用感情不憑理性的狂信。當然與自由底理想相抵觸。即他們一方面要求自由，同時又否認當前的自由一點，矛盾的地方，亦顯而易見。試再舉一個例，開會時候，我常見他們聽衆，——布爾什維派同社會黨，對於警

官壓制自由言論，排斥得激昂之極。及至個人自由發表意見，見解微有不同，同時又羣起咆哮，壓抑得非常利害。這種謬妄舉動，當然全非有理性的人做得出，不過感情的傳染，同羣衆運動底表徵罷了。羣衆心理，確是與個人心理有別，我們不能混亂他。個人混入羣衆裏頭時候，感情更加特別利害。這種事實，尤在在可見。

試就美國底親布爾什維派考究一下。他們是擁護自由的人，是主張民治的人，對於專制的行爲，不合於民治的行爲，——例如首論集會等自由底壓迫，政治犯底苛待，囚犯定罪底過分等，早已明白反抗。他們有什麼熱情來排斥這次大戰中所加於平民自由底種種限制？對於徵兵，反對的怎樣利害？對於所謂違反良心者底「假設的權利」Supposed right 多麼留意？我們也可以想像得來。熱心於保障平民自由，本來是最高貴的人性質，決不能輕視同嘲笑他。有這種熱心，流血爭來的自由，才能够代代相

承，「永保不墜」不過從他們擁護布爾什維派的態度觀察時，他們心理上，似乎有偏重的地方，那就不同了。俄國布爾什維派的政府，對於平民自由，極力壓抑；對於人民發表民治的意思，苛待不堪；對於無辜的人民，忍心殺戮；這些事實，真的「聞者傷心見者下淚」，他們大概也知道，讓他們從良心上給他一點責備罷。唉！他們那有責備底說話，反要辯護他對於壓抑憲法會議，限制公衆集會，及取締新聞紙，等行爲，反要原諒他採用「格殺勿論」(Capital punishment without trial) 徵兵制度，及其他軍國主義，等底計畫。他們前後底心理，是不是矛盾？他們這種態度，是不是有理性的人所爲？若問他們辯護底理由，不外說，俄布爾什維派這種種種設施，確是「保安革命底果」不可少的。嘻！這就算是辯護底理由嗎？告訴他們罷，在美國也有革命，我們很想也用那徵兵制度同限制自由，來「保安那革命底果的」其實他們當然很想步俄國這種政策底「後塵」，不過同時他們

明明白白的覺得有種種精神的制裁 *Mental inhibition*，不由他們把那政策適用到美國來罷了。這是什麼緣故？因為他們底信念，祇是一個衝動；他們底心中，沒有理性底支配。所以不能貫徹終始的主張。退一步說，就使他們心中有理性底存在，也不過支配階級感情底附屬物，即以他人底感情爲主動，自己底理性爲從力 *Secondary force* 就是。

布爾什維派心理反常的特徵，還有一點。就是「驚新」「好奇」性。因他們有這種性，那麼口號 *Slogan*，*Catchword* 同信條 *Formulae* 等，才有「用武之地」才能統率徒黨，決定他們底行動。怎麼說呢？因爲此類言語上的催眠術，——口號及信條等——能使「陳言」*Commonplace* 對於他們變爲新穎的說話；對於舊思想，振作一種踴躍的熱誠。有這踴躍的熱誠，才不斷地促智識慾底發展。所以習常的思想同計畫，使加以新異的名稱時，常足惹起劇烈的熱望。像這種的例證，本來很多，姑就兩三個說一說。近

代——產業主義的時代——以來，不滿意的勞動家，實在無日不用毀器，棄料，延宕出產，等方法，來發洩他們事實上想像上的抑屈。因為這種方法，司空見慣，所以永遠不會激動人心，替他們造成種種理論同政策，鼓吹一切，直至新奇的蘇格蘭語「偷閒度日」*Da Cannay* 傳入法國，惹起智識階級底注意，把他譯過來，製成「怠工」*Sabotage* 的新名詞。因此轉而眩惑法國好幾種團體，始漸漸的惹起社會底注意。再由法國移入英國，乃不知不覺地遍傳於世界了。這是一個例證。

布爾什維主義同勞農政府等語，我們實在不經見。所以一見此等語，就受了催眠的感化 *Hypnotic influence* 對於各語底原理同政策底要點 *Central features* 容易領受，較之他們底本質，還生效力。如果有人提議說，我們應該由職工的同勞工的會議 *Trades and Labor Councils* 設立新政府，代替現政府，我信得過，智識階級的人，很少表示同情，給相當的援助的。使用勞農政府

這個新名詞，就是趨避這種心理。一八六九年時候，舊萬國勞動者同盟（*Internationale*）有一次議決，由勞工聯合底聯席會議來代替政府處理各事，這決案公布後，「不脛而走」，卒變為宣傳底基礎。這種舊思想，已重現於一九〇五年底世界產業的勞動者團「*Union of Workers*」中了。不過直等到法語工團主義流入美國後，互相證明，才能「風行一時」，當發生之初，美國智識階級對於他不過「附之一笑」，沒有多少留意。到了列寧等，不也曾自稱完全採用世界產業的勞動者團底計畫嗎？布爾什維主義，原來沒有多少希奇的地方，不過因附有俄國的名字，標題新異一點，天下蠢人，遂公認為天下底新發明了。這是別一個例證。

論到最終一點，上述狂信者底特種心理，是神經錯亂（*Insanity*）。誤認他們方法，有無限能力；一切計畫，都容易成功。所以好高騖遠，兼包并容，形式上計畫出規模宏遠的文章，結果上也只是一句「感情勝於無」罷了。從

前英國憲章黨 *Chartist* 主張改革，除了小的同不重要的細目外，「舉舉大者」都列爲他們底黨綱。試考究當時他們狂信的首領，對於目的實現後底結果，種種糊塗的預料，我們今日當然覺得很可笑，也可以觀感了。即我們今日已漸漸成功的無數運動與宣傳，如各種聯合，婦女參政，義務教育，同禁酒等，在大多數人看來，不也以爲到達理想國惟一的一條確實安全的捷徑嗎？不也以爲那理想國就在目前嗎？事實上這目的地還遠著哩。那能够樂觀！

我們試拿今日美國底智識階級——布爾什維派底打手——爲證。那麼他們大都崇奉種種主義，研究各主義中救濟人類疾病痛苦的藥劑。實際上說，階級中的老一輩人物，則還主張根本位制度 *Primitivism*，信爲可以救濟社會上的困窮。這種理想，無異於想變沙漠爲花園，使大地成天國，豈不是夢想？至於那英氣勃勃的青年，則主張各種主義同其他宣傳運動來

改良社會，於每種宣傳或運動，都以為希望實現目前了。說得「天花亂墜」，使人做新天地底幻想。即此輩新青年因醉心於宣傳運動結果後所得的奇境，自己亦漸漸入於作夢的狂態，永遠尋求新思想，排除舊思想。對於想像將來派 Futurist 等所描畫的奇小的藝術底摹倣 *Travesty of art*，特生興味，驚為天才。

我們現在所討論的這種布爾什維派智識階級，與那種無產階級不同，（因為無產階級底經濟上經驗同環境，與布爾什維派智識階級不同，不過在戰爭時期，始流為布爾什維派底心緒）有下述種種精神病的特徵：即誇大的自利，極端的排他，智識的虛榮，苛酷的批評，任意的放縱，心情的蠢動，過度的獨斷，誇大的言論，衝動的速斷，感情的思遷，崇拜英雄底熱心，陰謀與叛逆底偏性，憎愛抑揚底無恆，意見與信仰底矛盾，心君時時不定，言動務求急速，情緒變化無序，等都是。當然他們底個人不是常常表示全部底特徵。這些



特徵，也不僅此種狂信者所獨具。不過是他們普通的特性能了。

如果說這種人個個都是有病理學上的神經病，許說得過火一點。可是若說這階級底人表出很顯著的精神病底特徵，與信教者底過用感情，很相類似，却是滿對。他們底感情，也不能說是宗教的形式，乃是社會學上的形式。從他們環境底事件研究起來，這很可以知道的。如果社會學上的衝動缺了，他們大多數許隨宗教底指揮，顯出不少奇怪的狀態。

在美國今日拍掌歡迎布爾什維派光臨的聲浪裏頭，我們見得也有無數趁熱鬧的人——大概是各種運動所通有的現象。不過他們大多數對於這運動，實在沒有多大認識，簡直沒有預聞他底計畫。好像賭博的人，對於一件事物，驅於感情的衝動，憑他們底初念 *Initiative idea*，盼他勝利罷了。所以加入種種運動時，一定希望「有一點事做出來」那「做出」的東西，性質怎樣？結果怎樣？一概不管。如各地底內亂暴動能工很惹人注

目，無論原因怎樣，隨處都受人歡迎，就是這個緣故。因為有種種運動，——包括暴動說——才有做出事情底機會；有這機會，似乎才應人性「無風興浪」的要求。

## 六 布爾什維派底流品

上章講布爾什維派底心理時，把他們底人物，或激於嫉恨，因趨極端，或動於感情，盲從「塗說」以及種種情形，都說過一個大概。這裏又有一種人，與前所說的，大不相同。這種人就是少數的富豪階級。他們揮霍財產，來津貼布爾什維主義底宣傳。按照美國上院某委員會調查底報告說，美國智識階級中親布爾什維派某君，公言布爾什維派宣傳費用，不愁無着，容易得閑居富厚的婦女們來幫助的。這種輕傲的論調，可以說與列甫底論調，「後先一揆」我們試看列甫在第三次勞農會議 The Third Soviet Conference 底演說，可以知道。列甫說，「稱爲布爾什維派百人中，祇有一個是其

正布爾什維派。其餘三十九個是罪犯，六十個是蠢才。」

富豪階級——男與女——與這種宣傳相結合，並不是偶然的例外，是很顯著的一個現象。幾年以前，許多富豪階級底婦女極表同情於世界產業的勞動者團，常常注意他底運動，差不多都發過種種成功的迷夢了。確是當時世界產業的勞動者團底首領，常出入於五號路 The Fifth Avenue 富室之門，又常集會於繁盛的麻省 *Massachusetts* 底北部海濱，與富人相晉接。可見當時他們同富豪階級底密切關係了。這裏有一特別現象，不可不注意的，就是富豪婦女，對於此種宣傳，比較同階級底男子，常易感動。這緣故有二：一因男子在社會上地位底關係，——這關係比較男女異性底關係還要緊。男子在社會上與產業的同財政的大組織，有較直接的同密切的關係。而此種種產業的同財政的大組織，就是布爾什維派攻擊底中心。據此情形，有關係的男子，那能不顧切身的利害來親布爾什維主義呢？

這是第一個原因。二因婦女們頭腦單簡，辨別力很弱，所以對於一種解說 Explanation，雖是人家紛爭莫定，也很容易傾心狂信，不辨是非。不同男子，能加以種種考察，細細辨明的。這種狀態，就是婦女比較男子易受感動底別一個原因了。

上節雖引用過美國上院委員會底證明，以為布爾什維主義底運動祇由閑居富厚的求幻想實現的婦女，賺金津貼的。如果根據這說斷定一切，那就大大錯了。其實他們裏頭有些婦女，不只會出資幫助，亦具聰明的性格，智識都很「傑出」的。他們並不是我們所說的「狂蜂浪蝶」的一種婦人。他們在性格上或智識上，比之那維持教會傳道會慈善會的富婦人，未嘗稍差。他們也不是我們所說的「揮金如土」的一種婦人。他們所費金錢，常加以考慮，為有意識的化用。

在這小階級裏頭，有好幾種特別的人物，除了一個例外，都有神經過敏

病的。那例外就是無感情的人——純粹智識底動物 *Creature of pure intellect*。他們底精神，好像按住規則，依着機械，去活動一樣。對於不經意的易感動的人，嘲笑輕蔑到了不得。他們大率是愚蠢的實利派 *Crass materialist*，對於性的生活，*Sexual life* 不是變態的，就是禁慾的。在婦女們，這種情形，尤為真確。或以失戀，老守不嫁，生人慾望，永遠難填。就使嫁去，情愛已滅，也不受孕。這類男女，好像修養到那「棄智的偷閑」底心境 *Passionless pursuit of passionless knowledge*，對於種種實在的事業，淡然忘情。只養成頑固，乾枯，高傲，殘酷，底性格；待人遇物，認真分辨，不留餘地。只向孤高偏僻的方面着想，不絕地解剖現代社會，制度，法律，與習慣，發明其中種種缺點，計畫種種改造的方法。所以有人說，他們是天生的理想國創造家，不過他們所計畫的，只激於個人底心意，不理會社會底俗情的。照此看來，他們對於世事，未嘗不留意，只是「不專家人生產」罷了。

易墨孫 *Emerson* 所說歐文

Owen 輩的人物，也是這樣的。

民治主義，雖「止於至善」在此等人心目中，也覺得粗淺難行，不能收效。因此以為在一個產業複雜的社會，必定要規畫一種勞農政府，實施起來，才能應社會底要求。此種心理，容易矯造種種計畫同制度（如人類生活底制度，家庭生活底形式，衣食方法，同幣制等）著述成書，鼓吹一切來促進社會底改造。其中改造方法，大都鄙棄人類過去的歷史，漠視人性最有力的要素，以為與現代社會改造，并無關連。這種涼血的超人態度，往往另有一種如神的氣概。似乎說，「一來罷！——讓我們按照我們底規模去改造人類與世界罷！」

除了上述一種例外，這小階級裏頭其餘的人物——婦女是比較多一點——所具感情作用由 *Hyperesthesia* 是變態的基督教禁慾主義 *Christian asceticism*。他們覺得自己享有不勞而獲的財產，在社會上占了特權的地位，

心裏很過不去。又因生產自己財物時種種苦痛，使傭工和傭工底家族受貧乏等惡影響，心中覺悟有一很大的責任去救護他們。所以單是基督教名義的「博愛」Philanthropy，不能使這階級底人滿意。他們皈依基督教，不是以基督教在社會上為「臨時的博愛」，如私家濟貧一樣，實以他底真正理想，在完全的社會革命，能使人類有充分的「機會均等」。

如果他們能認識此種種事實，及真有社會意識，「誠堪嘉許」即如誠懇的基督教徒，耗費他們底無數資財，謀基督教理想底實現，在今日世界，確是「難能可貴」。不過有那認識同意識後，對於個人所發生的問題，好像陶斯泰 Tolstoy 等所見，那就繁雜，真不易解決了。基督當時對那有錢的青年，也曾說過，「賣了你所有的，將那代價給那貧民。」這般說話，雖是對於某種人物，很配講的，不過對於一般有錢的人，就難收效了。解決這問題，本來真不容易，正所謂「可為知者道難與俗人言」的。不過如果困難老是那麼

大，宅心純直的信徒，許有具勇猛精進的魄力爭到那目的的一日。

健全的宗教理想主義，同病態的宗教理想主義底分野，本來極狹，容易攙越。證之宗教的禁慾史，事例很多。健全的同病態的兩種分野底緣故，又往往由於性的不滿意 *Sexual discontent* 底結果。我們這裏雖不能實實在在替他們兩種下個定義，可是一定要辨明他。許多維持布爾什維派的富豪，原屬於健全的宗教理想家，可是跑過病態的界域來，已經證實。通例上他們不容易相信現存制度——他們階級所託庇的制度——底惡劣，對於他們有利益嗎？現在反理想下級社會底好處，抹煞他底污點「甘居下流」了。這是什麼緣故？確因為他們底環境，都是「窮奢極欲」「墮事增華」實在忍受不了。雖在維持生活保存體面上，極行儉樸，也過不去。在社會上所享些微利益，到這時候，反變為精神懊惱底源泉。因此漸漸發達一種悲觀消極的心理狀態，較之歷代禁慾的神秘的宗教家，自卑，穴處，披



髮，絕食 Mortification of flesh，種種情形，不過程度底相差罷了。因為環境底關係，志氣已極消磨，所以對於教育同文化，很輕視他，也許教育同文化，是可憎的資財底結果，才召他們底憎惡。而對於狂徒同奸雄底指揮，反「奉命承教」，「戴若帝天」。若從「絕聖棄智」這一點看來，尋常預言的宣傳家，拿「大家平等的時代快到了」一句話來詔世人時候，這類人底心理，最易統率。

「五中熱烈」「意氣激昂」有這種心理的人，往往不受外界影響，免除外來的感觸。因此若用理性那件東西來權衡他底信念（由內部發展的信念）時候，一定毫無結果。就使反對他底信念，有極多極確的證據，也是「拒而不納」。為什麼要「拒而不納」？他們為辯護此點，常舉出最輕微的理由，說，「此證據是根據資本家底新聞紙來的」。「他是資本家，自然那麼說」。「他不大明白」。先存若此成見，所以不管甚麼證明，重要也好，真實也好，一概推倒。使那說明合於他們底信念時候，即使最粗淺不確的，反很相

信。因有此種心理，所以種種謠言幻想，容易盤據此等人底腦筋，信爲事實，無論怎樣說明真相，也不能够「開」他。

這類人——少數富豪階級——心理那樣異常，當然會幫忙布爾什維派底宣傳，不消說了。他們在社會上越有勢力，越有資財，對於社會底危險越大。可是我們考察社會上有勢力有資財的階級內，也不盡是這一様心理的人。大概可以分爲兩種：一種固然是這類心理偏僻的人，拿金錢幫忙布爾什維派或同等運動底宣傳，滑感社會底觀聽。別一種，就是慈善家同社會改造家。他們很覺悟那擾亂近代社會的惡害，熱心去圖謀公共的幸福。所以用他們底勢力同資財來促進社會改良與改造底計畫。前後兩種人，比較起來，不過觸動性 *Suggestibility* 同感覺性 *Sensibility* 程度上有易知同難知，可解同不可解底分別罷了。近年來社會上經過他們底盡力改良，作出許多建設的運動：如婦女職工聯合主義，婦女參政，重工勞動法案，勞工住

宅改良，單稅制，同社會主義，等運動都是。

在親布爾什維派的富豪階級中，還有別一種人，祇有感情的感覺性一點，與前一種奉基督教禁慾主義的人源流上有些不同。（在普通意義上，宗教是沒有根源的，狂信宗教底原因，往往來自俗世）此類人純由感情作用加入團體運動，所以婦女比較男子亦多。（宗教團體則不然，無特別的原因，男女加入，沒有多大差別）除了感情作用，還有心理上的一種要素。即從經驗底結果，起了一種性急的反動 *Impatient reaction*。我們從歷史上看來，熱心的理想家，激於社會的不平，下民——窮民同勞工——底苦狀，大大起一種感想，於是用種種調和運動，改良社會。這種運動，從相當地方看來，其實已著成效。不過在他們則覺得非常失意，於社會改良家為尤甚。因為注全生底精力，結果只是甚微，或仍無着落。精美理想，計來本不易；蓋棺之後，即付東流。他們想到此層，翻然醒悟，最容易沮喪同忿氣。沮喪同忿氣，就容

易引起失敗行爲。心理上狀態既是這樣，又一定不免於反動。所以常勸人實行革命時，應當猛烈去幹，不要有絲毫假借。自己也相信，「作成的事物，只有比現在好，沒有比現在壞的。」確是現代政治底方法，只是調和敷衍，陰謀，同欺騙，處處足以激憤他們。無怪他們直向着「直接行動」着手了。

最後還有一種智識階級是親布爾什維派的。這階級絕非上述的種類，流品極雜，大概可以分爲三種：浪漫思想派，Bolshevik 革命思想派，同神經衰弱派。浪漫思想派，往往「醉生夢死」於自己所想像的世界內，不管現實界怎樣。差不多都以抽象的思想，支配自己所有的行爲。他們說：「戰爭是錯的，我們應該滅絕他。滅絕他的法子，不外告訴軍人，從戰是罪過，讓他們離了戰場，送他們回到家去。」美國北方有某富婦人具有這浪漫思想，提議去南美「掃除公父的兒童底差別待遇。」因說：「我們相信「人類同胞」The brotherhood of man，讓我們設法促成黑白兩種人底通婚罷！」

其實這種冒險行動，直在世界上做一種可怕的實驗，很容易生出不幸的結果。至如革命思想派本能上爲無政府黨，已承認權力法律習慣都一無存在之餘地，「不過聲勢薄弱，無力同他們挑戰去，所以容易跟上布爾什維派一路走。還有神經衰弱的人，時時求新奇東西來振作他底神經；志氣萎靡的人，也須要激烈東西來激發他底志氣。布爾什維主義底名兒新上市，打中他們底心坎了。又有想出風頭的人，冒着布爾什維派底銜頭，標榜他自己的身分，報紙上常見此種人物。

## 七 布爾什維主義與階級鬭爭

如果我們考察布爾什維主義，單以爲一班有錢男女或智識階級底小部分一種信念同奇想，那麼布爾什維主義，不算十分重要。不過他們加入革命底宣傳時候，助長一種勢力不少。此種勢力，論起來實在可怕，因爲他是根據於社會下層階級來的。因此我們覺得他在社會思想史上，有多少

價值，才去研究他。除此之外，因信仰他的人，形形色色，心理有種種的不同，也許引起心理學家研究他的興趣。一句說，布爾什維主義，不外一部分無產階級努力底表示，同方與未艾的多數社會分子底期望罷了。於此所謂方與未艾的多數社會分子，在美國或其他產業發達的先進國，也常有極大的勢力來適用布爾什維主義底法則。

馬克思所用無產階級一語，現在人人都常引用，上回已說過。但他所謂無產階級的意思，實在不能用在美國或其他近世大國裏的多數勞動家身上，因為這種勞動家的多數都是公民，不是馬氏所謂無產階級的人。但是這個字已經很通行，現在要改正這個錯誤，或者限定這個字的意思，也沒有多少益處，祇好仍舊用他，作為與「傭工階級」同一解釋罷了。

布爾什維主義底思想同理想，灌注於無產階級，這樣深透，在現代政治上，已經造出可驚的事實。所以我們應該明白他底歷史的背景才好。可

是我們除非對於現代(資本主義產業主義時代)社會上兩種利害衝突的階級，有很明白的了解，許不容易知道布爾什維派底心理。布爾什維派底心理不明，布爾什維主義是什麼東西，永遠不懂。其實我們可以說布爾什維主義就是階級鬭爭 *Class struggle* 底產物。這兩件東西，是常常互為因果的。「階級鬭爭」四個字，不僅僅是馬克思底假定，確是社會進化上一個有關係的事實。我們對於馬氏底「階級鬭爭說」承認也好，反對也好，以為是歷史哲學底一部分也好，總應該承認這種事實。這種事實，在產業發達的國家，尤為顯著。如果說在美國實在沒有這種事實底存在，不是「不識時務」就是「淆惑觀聽」。

馬克思指出種種事實來證明他底學說——人類進化底時期，多為思想不同利害懸殊的鬭爭所占去的一個學說——以為統治階級往往讓被治階級所傾覆，因而優勝的反過來變為統治階級。例如封建時代底貴族

階級，讓新進的產業家或資本家根本推翻，那產業階級同資本階級，到於今，又變爲統治階級了。其實統治被治這兩種階級底分野，不只在他們根本上經濟利害底衝突，在政治的社會的理想，也不相同。在今日資本制度下頭，兩階級底懸殊，就是這樣。馬克思訴於無產階級說，「各國底無產階級啊！團結起來罷！你們幹去，也損失不了什麼東西，只脫去你們底枷鎖，就可以得你們無窮的幸福了！」當時他說這般說話底意思，不只向勞動階級說，且要求無產階級團結起來。其實當時那無產階級，簡直是受傭的奴隸，爲他人經濟的利用，沒有公民底絲毫權力。在國家內，既無權利之可言，也無安全底保障。無怪當時馬克思叫醒他們扣除種別，派別，職別，團結一氣，驅除公敵，向着共同利益底方面走。可是這種要求，對於現在底勞動界說，似乎有點不對。現在底勞動界由職工聯合，勞工聯合，種種運動協力底進步，保護同救濟的法案，參政權底充分發展，所得實已不少。那麼各



種社會主義家重彈舊調，合於現在勞動界情形嗎？不合情理罷！再來幹一幹，恐怕損失許多東西罷！可是爲什麼這樣多人還聞風響應，聯合起來幹一幹呢？却因爲他們覺得自己爲難堪的虐待來犧牲，不能不迫得去做；也覺得取力抗同犧牲的鬭爭手段，可以得「無窮的幸福」，所以又樂得去做。

現在勞動界獲得Gain很多，應該很滿意。使我們自己對於這種判斷，也是滿意時候，要記住兩件事：第一件，就是這種種獲得，由於勞動家自己底勇敢同犧牲鬭爭得來的。他們底權利，從支配階級搶回來；他們底生活標準，由自己組合起來規定；更由種種運動，種種組織，強迫保護救濟等法案底施行。第二件，就是階級底境遇，若改良，社會的理想，就跟住改進。在節節進化的路上，新慾實現了；虐待發現了；新競爭心日漸發達了；新的完滿的標準想像出來了。投票哩，選舉哩，在十九世紀中葉時候，很滿人意，到了現在，

人類想實際參政了。「一日底工作須給相當的儲金，」從前是很新穎的思想，到今日又主張一種產業的民治制度了。在這制度內，勞動家不向個人工值上着想，自己組織（集合的民治的組織）起來，只向團體的利益方面運動了。如果認清這些事物，何以要將這種有效果的奮鬥方法棄去？又爲什麼總希望美國底勞動家對於他們所已經知道的這些新事物置之不問？

馬氏「階級鬭爭」這句話，雖是源流很久，可是仍然有人當新語用他。所以在美國那世界產業的勞動者團章程底發端，就說「勞動階級同資本階級沒有相同的地方。」這話實在不對，很是明顯，大概沒有人信他。可是掛起「階級鬭爭」四個金字底招牌時，人心就容易感化了。在世界產業的勞動者團會議裏的人，都可以叫他承認這一句說話——勞動階級同資本階級沒有相同的地方——不大明確，可是因爲他來得「冠冕堂皇，」他

們反捨不了他，來換一句人人以為確實的說話了。這就是一件奇怪的事實。其實同地或同國底勞資兩階級，有很多生生不已的共同利益，誰都知道。如對於衛生設施，火險防救，裁判公平，投票神聖，妻子保安，糧食不斷，以及其他種種利益都是。在產業場上，兩階級本來也有極明顯的經濟衝突，可是有時利害許有相同的地方。即失業一個問題，於兩階級就有了共同關係。若此問題遷延不決，兩階級都是不願的。又如頒布法規有傷毀特種產業時，業主同傭工兩方，都合起來反對的。

在「勞動階級同資本階級沒有相同的地方」一句說話裏頭，有一很重要事實。就是從他們兩階級底關係上生起經濟的利害衝突來。我們現在不管他每階級底狹隘的淺見的自私政策，只就兩階級底改進的政策上所表出兩方底共同關係考究一下。那麼就容易得到下列的法則：一方面資本階級底利益（經濟的利益），在不妨害勞工的能率同慾望的範圍以內，

以備金總數同勞力所生價值總量相比，使相差之數無可再加。別一方面，勞動階級底利益，在保全企業的存在與發展的範圍以內（經濟的利益）要將勞力所生價值總數裏無可再大的一部份做爲備金。這不過一個抽象的法則。他如人道主義的理想主義，愛褒獎心，同社會底傳說等，當然可以對於這法則加上多少變化的勢力。但就純粹的經濟原則講起來，這個公例是如此的。

兩階級底利益，既有根本上的不同，所以階級意識同階級感情，也不免有極懸殊的地方。試看那資本階級對於勞動階級種種聯合主義底反對，無不同一鼻孔出氣。再看每回運動要求國家規定產業的條件時候，兩階級多麼界線分明，旂鼓相當！所以在資本主義底初期，資本階級主張產業底理想的基礎，同國家對於產業態度底方針，應該建築在自由放任主義 *Doctrine of laissez faire* 上面。可是在勞動階級方面，則衆口同聲，表示反對。

更進一步，主張國家關於勞動時間，勞工年齡，同勞動條件，等問題，應該對於產業有種種取締。到了今日，資本階級，大率承認國家積極的取締。不過要此種取締不越乎範圍之外，即說，在各方面私人營業，只要對於勞動家肉體的安寧，有待維持，對於勞動總革命的行動，有待緩和時候，那麼方受國家相當的取締。他們只管這樣想，勞動階級支配國家底勢力越增，求所以增加產業底取締越甚。種種取締不已，還許奪取若干重要市場底私人營業；由國家「越俎代庖」收歸「官辦」，大大打消資本家底勢力了。

## 八 布爾什維主義與民治主義

照上章所說，布爾什維主義不外勞動階級底理想，對於資本階級底理想，走了極端就是。不過從各方面看起來，這兩個極端的階級，許有時候接頭。例如多數資本階級反社會的方法 Anti-social ways，同一些布爾什維派反社會的方法，中間也有很多相同地方。社會對於私人資本的與產業的

營業，漸漸起來反對，不只那少數的布爾什維派底主張，特別是全體勞動界運動底目的。試看每年大多數保守的聯合 Union 有所要求時候，必定趨向於團體主義的理想，到了現在，更進一步了。這是各大產業國家實在情形，無論政體怎樣，團體主義的方法，都一樣適用的。在英美間，勞工運動底方法，固然相同，即英日美日間，也沒有不同地方。原來勞動界本能的理想，是着眼於民主主義的，直與資本階級本能的專制理想相反。若不是因為國家取締的關係，同勞工運動底影響，還是絕對的專制。恐怕現在的產業制度，過去五十年間，勞動界已把產業專制主義打破了，現在已有使民主主義實現底趨勢。即新發生的布爾什維主義，雖極「專橫自恣」，反抗民主主義，也跟着產業的民主底形式一路走，認為他們最終的理想。列寧一派說，少數人底專制，——無產階級底專制——不過過渡的辦法，最終目的，還是產業的民主主義。

勞農政府與布爾什維主義本來不同，各有各的價值，不能攙雜一塊兒說。相信勞農政府底優點，主張拿來代替現行政制（政黨政治）的人，不一定都是布爾什維派。依我們所見，有時積極反布爾什維派的人，同是積極主張勞農政府制的人。此等人以為在立憲國可以由修正憲法的辦法，使變成新制；若在其他種種情形，可以由民治的投票方法，造成新制。布爾什維主義底發生，先與勞農政府相結合，才變成一種政治勢力，這是不錯。不過不能直認他們兩種東西為同一物，相輔而生的。好像布爾什維主義雖先發生於俄國，我們不能簡直證為俄人特質的產品。

產業底民治化，許由種種方法達到，日子不遠了。這類預言，不致謬誤的。我們也可以推測，勞農政府若達到完備時期，總可以「繼軌」現代政治，「化行」各地。政治上民治達到這步田地，產業上的專制末日到了。不止專制底末日到頭，就是一種高壓的財閥 *Economic caste*，也變為過時的

東西，不許存在了。大家應甘受他人所定的條件——沒有支配勞動與勞動結果等權利底條件——來過大半生涯一個思想，變為古董了。現今美國鐵路運輸底制度，在資本家管理之下，勢亂腐敗，快要破產時候，補偏救弊底惟一建設的計畫，是由職工聯合運動中最保守部分想像出來，由鐵路運輸上的勞動團體同國家機關協力做去。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我們不能輕易看過的。守舊派對於此種舉動，自然忿恨，就大聲疾呼道，這是布爾什維派到了。這種守舊的人實在從經驗上學不到甚麼。如果學得到甚麼，許自知此種舉動的，助長布爾什維主義，比布爾什維派還要利害。所以說一句笑話，產業上的復辟派實在是最能替布爾什維派鼓吹的。

人類要求產業的民治底心理，不難了解。開明國家底人類相互關係上有三種結合，即：政治的，社會的，經濟的等結合是。產業的民治，就是這結合中底產物了。人類首先在政治的關係上結合起來，因此發展政府，施行



法律來規定人類底關係。政治的結合，往往加人以強迫，非人民志願的。若是社會的結合，那自由來得多了。所以教會，俱樂部，會社，等志願的集團，都屬於此種結合。最後，因我們生產者同消費者有經濟的關係，發生經濟的結合。這種結合，大都也不自由的。可是經濟的關係，比較其他的關係特別重要而且普及，所以這類結合特別要緊，總有改進的趨向。要求產業的民治底心理，也由此發生。普通一般人與國家機關同法律，接觸很少；與經濟的要件就接觸得多。然而大部分生涯，費於某種勞動上，不過滿足經濟利益底片面，如果以消費者自居時候，生涯全部，——包括勞動閒暇同睡眠說——受經濟法則運行上同種種經濟的狀態影響還大。

現在我們人類已經得到經驗，知道民治主義是建築人類關係底政府的最好主義。因為人類關係，本來很自然的，可以自由改變方針的。所以普通上就選擇民治主義為統治 Control 底形式。現代人類組織俱樂部會

社教會或同樣的自由機關，無不採用民主主義來做基礎。即在政治範圍內，人類進展，亦無往而不由專制式的政制，進化爲民主式的政制。對於這原則，我們真不容易找出一個例外。今日底民主主義，雖是很不完備，還是「雛形」，不過對於人民，比較那專制式或教會式的政府，總算滿足人意底程度大些。這是實驗的情形，有可貴的價值。民主主義底價值一經闡明，其他都無足取了。

我們從實驗上既知道世界是向着民主主義底方向走了。設以爲人類活動最大的最猛的範圍，只能「故步自封」，讓人來支配，豈不極謬。所以有很多事情，從前以個人主義爲目的的，現在不能不注重全民主義了。從前以自私手段去取得的，現在不能不掛起團體主義的牌子正正當當去要求了。例如勞動時間與條件，報酬方法與費率 *Rate*，勞動時個人自由底程度，勞動所能作的事物與所能有的條件等事情，不能安然以少數代表

來指揮運動，必定要靠集合的全體來運動，才能有效。所以說不管社會上統治底形式怎樣，民治主義底原理，一定會適用到世界底經濟生活來的。

## 九 布爾什維主義與勞農政府

舊派社會黨，大率有一個很簡單的頭腦，就是理想一個政治狀態，信賴他來改良種種產業，使他社會主義化。這種理想，比之他從前反對過的自由放任的個人主義底理想，一樣陳腐，一般無用。不只現在工團黨同無政府黨，不信這種理想，即社會黨裏頭的折衷派調和派，也覺得這種理想，對於現代產業底發達組織上複雜的事情，確不相宜。以近代現象看來，就知道一個大概。無論甚麼營業（產業的營業），一經官辦，帶有政治臭味，就弊端百出，發展不來。比之資本制度下的營業（產業的營業）還壞。因為政府與辦一業，固然不講經濟的方法，總一虛糜費用，且沾染官場氣味，只是敷衍，不肯實心辦去。所以在政治範圍內的營業（產業的營業），沒有不官僚

化，沒有免得了「弄權」「侵吞」等弊端，沒有蒸蒸日上的好景象。

政府與經濟的事業，生起關係越多，現在政府——地方代表制的政府——所用方法越顯出不合用。我們漸覺得議院底代表，一定要從職別業別着眼，讓那有特別技能或專門智識的人，代表他們各自的團體。照普通上說，政府若想開辦路，鑛，工場，種種事業，一定要找鑛工業種種專門人才來管理他措置他，已是很顯然的事實了。不過這類專門人才，不僅在行政上要緊，在立法上也是不可缺。請問那對於鐵路底實用方面不懂的人，在議院內制定鐵路組織法同鐵路管理法，有不隔閡難行的嗎？又如住居某地方的人，就使他在鄉黨中「德望素孚」，人人仰戴，才跑來議院充代表，若是讓他投票起來，決定開辦辦法，鐵路費率，同機師工金種種政策，實在沒有多大理由，照理講來，各種專門管理員，各有專能，各有經驗，既然對於政策認為有窒礙難行的地方，那麼以一個普通的代表，就專擅那最終權威，一定要

執行那政策，這算公平嗎？所以立法上制律，最好由各職各業的專門家來決定。我們在戰時對於措置經濟方面種種問題，覺得地方代表不能勝任愉快，已任用過一班有專門智識特別技能的人來辦理。那時候底政府，簡直可以說是地方代表同職業代表合組成的。爲什麼平時不採用這制度？爲什麼尋常議院內對於制定產業的法律，任由普通人規定？試問他們平日所習所聞，有這種觀念沒有？到這時候根據什麼學識經驗，規定那法律？那法律即使造成後，適當可行嗎？例如現在美國衆議院裏頭的議員，法律家占了二百六十名，超過全數底大半數。試問有人提過，這種現象，是代表全國底經濟生活一句說話嗎？有人提過，這班法律家是因爲具有美國產業問題底種種智識，才博得議院中一席嗎？一個議院，都讓經濟上最不重要的一派人占據，無非因爲許多律師是善於社交，能說空話；也是因爲他們這種職業最能同政治上的活動並行，別種職業不

能如此罷了。

若想對於這種缺點，「補偏救弊」使國家舉政，較為有力，國民意志，容易表現，莫如拿職別業別的代表來組織政府了。從地方別上舉出代表所組成的政府，不能得適宜的結果，上頭說過很多。若是由職別業別的代表來組織，那麼某種職業的人，固可以直接得同職業的人代表一切，即一個產業裏頭的人，也可以在同產業裏頭選出代表，去解決各事。因而社會上除了那游閒寄生的人以外，無論誰都有選舉權（那以老年，殘廢，不得不游閒寄生的，不在此例）。改造新制度，一眼看去，好像困難很大，其實不然。從理論上講，我們至少可以說這種制度可以使政府能力較大，亦較能代表民意。難道我們有理由去說這種制度太欠融通，不能讓各派的意見自由發表，就認為不可行嗎？

現在政府應該改良，應該由勞動界同專門職業界底代表直接來組織

那立法部同行政部，上頭說過了。此種要求，絕不是根據布爾什維主義來的。與舊派無政府主義底憎惡國家，更沒有相同的地方。大概由一般人民底覺悟，知道從前的政治狀態，——以地方別的代表組織政府處決一切事情——實不能使產業上實現民治主義出來，所以要求此類政府。其實勞農政府，也不是布爾什維主義底產物。不過因爲一方面布爾什維主義發生成爲一種政治勢力時候，與勞農政府偶然有關係罷了。又因爲無政府主義，工團主義，同布爾什維主義，都想拿勞工的同職工的聯席會議來代替現政府，所以幾個主義都打成一塊，混淆起來，不易分辨。加以此外又有兩個原因，使勞農政府與布爾什維主義似乎成爲不可分離的關係：一因社會上守舊派 Bourbons 對於所有新思潮，怕到了不得，都指爲布爾什維主義，來引起常人底反感。所以把布爾什維主義都包括各種新思想新主義起來。二因布爾什維派想厚集勢力，因此造成一種極深的印象，使人相信布

爾什維主義同勞農政府是相符合的名異實同的東西。所以社會上一般  
人恭維勞農政府制度的，也混起來信布爾什維主義。此輩「望風投影」  
的布爾什維派，名雖是布爾什維派，事實上不過相信產業的社會內須有一  
種產業的政府形式罷了。

現在所謂勞農政府，在一八六九年萬國勞動者同盟開會時候，蒲魯東  
Proudhon 派在席上已經討論到這種組織，發出一種「先聲。」至一九〇五  
年民尼阿波利市 Minneapolis 底城中，美國社會黨里昂氏 Daniel de Leon  
底一番演說戴氏為世界產業的勞動者團創造者之一，抉發得更為關切。  
即列寧今日對於戴氏所謂勞農政府底觀念，也欽佩不置。戴氏對於勞農  
政府底觀念怎樣可佩？請看下引戴氏底演說辭。

「蛇皮退後，新皮發生出來，我們都知道的。政治狀態脫去了，統  
治社會，也另有一番新氣象。礦山哩，鐵路哩，機械的產業哩，無論是



倒。霉。了。或。是。方。興。的。都。是。組。織。新。中。央。政。府。底。分。子。將。來。世。界。產。業。的。勞。動。者。團。行。政。總。機。關。所。在。地。就。是。中。央。政。府。所。以。無。論。現。在。州。政。府。市。政。府。即。華。盛。頓。政。府。快。要。變。成。小。孩。玩。意。兒。的。紙。製。建。築。物。一。樣。都。倒。下。來。另。由。國。民。產。業。的。勢。力。組。織。機。關（主。要。機。關。或。附。屬。機。關）來。代。替。他」（1）。

上頭徵引戴氏演說底一段，世界產業的勞動者團底社會理想，很顯確的了。我們預料那新的社會秩序裏頭，勞動家底聯合，緊緊地聯絡起來，一定會自己管理所有產業，規定所有儲金，價格，生產，消費，勞動條件，同其他經濟關係。也許管理到社會上普通事情，制定施行所有必須的法律同章程。照此種作用看來，再沒有別政府，比他強了。這就是單純的勞動家底政府，即俄語所謂勞農政府。因為勞農政府，不外由勞工聯合會議所構成的

（1）原註：參考戴氏世界產業的勞動者團底演說三八——三九頁

政府底變形罷了。

世界產業的勞動者團與布爾什維派有很相同的地方，他們兩派底心理的特徵同，鄙屑多數統治，主張少數專政底意見同。特賴暴烈舉動來設立無產階級底獨裁也同。至於煽動社會上兩階級利害的衝突，使各走極端；推崇勞動界同無產階級，諸點：都極相同。不過他們都不知道，社會上各階級已有種種共同利害，連帶關係，實在可以漸漸減少衝突了。而且他們都把「勞動」兩個字解釋得狹義到了不得。確因為他們底政策，只根據於小手作 Manual worker 底利益同努力來設定底緣故。所以一般布爾什維派對於那種小佃戶，自有田地，自有農具，偶然僱用一小童幫助自己作活，就不認他是「勞動階級」中人，趕他到「有產階級」<sup>(1)</sup>去。在美國那世界

(1) 譯者按俄羅斯蘇維埃聯邦共和國憲法選舉權部內，規定有雇用他人以謀利的

情形(第十三章第六十五條第一款)即不得有選舉權同被選舉權。著者在他處

產業的勞動者團，也是這樣。好像區思丁路易 Austins Louis 底論調，以為熟練的工人也是財產，因說熟練的職工，不能算無產階級裏頭的人。這兩派人物，其實不只憎惡資本制度底全體，簡直憎惡到那制度內資本家底個人。這類憎惡，太謬妄不情了。總括一句說，這兩派雖然也有些少零件不同的地方，可是有同一的目的，同一的方法，同一的心理誰都承認。所以把他們兩種運動聯合起來說，不是糊扯的。

最奇怪莫過的，就是世界產業的勞動者團，那團體發榮滋長於美國，美國人向來不大理會的一件事。不錯，因為他們底首領，對於法意兩國底工團主義承受實際上理論上的教訓不少，又因為兩方底理想同方法，很多相同，所以美國人普通都信以為這是根據於法意兩國底工團主義，乃一種外國的宣傳。可是我們現在知道這裏頭固然許多外國人，若從那運動底起

因看來，却是真正美國底特產，正如美國底共和黨或國民保安聯盟 National Security League 一樣。

世界產業的勞動者團，在美國怎樣發生呢？我們試一研究，就知道他由於種種壓迫發生出來的。他是西美礦工聯合會 Western Federation of Miners 底變相。他早年底經過情形，就是美國史上最劇烈的產業的鬭爭。他底成績，不可以想見嗎？試看喀勒都 Colorado 和熱帶河 Idaho 兩處罷工時候，雙方都有很不人道的舉動。工人方面，很多人舉出他們底罪狀，可是在主人方面底罪狀，就沒有人說了。唉！這樣不平的事，教他們怎樣不主張階級鬭爭？在喀勒都礦區內工人底待遇，一更難受。那裏簡直養成了一個無法無天的資本家專橫。此等資本家，又愚蠢無見地，更使工人不服。法律與法權往往與資本家底貪得無厭心相抵觸，所以資本家復蔑視他；既知專橫自恣，不問是非曲直。平常不以人類待工人，不管工

人底痛苦，無怪工人方面憎惡底念頭，漸漸興起；無產階級底獨裁，成爲很盛行的要求了。世界產業的勞動者團，不是從這時候起嗎？不是現代美國底特產嗎？

## 十 美國底布爾什維主義——I W W

若想理解美國大多數勞動家日漸同情於布爾什維主義與舉行相同的運動等事實，我們不可不知道世界產業的勞動者團。我們不要誤會這團體是外國人底組織，到此宣傳的；也不要誤會這團體底人物，都是「外來底愚民」——這是美國布爾什維派底中堅，其中也有許多自信極深的，勇猛精進的，美國人呢。所以我們研究這類特種的羣衆心理時候，就知道這不是所謂人種裏頭種種原因底結果，却是這類羣衆所處環境——政治的或經濟的——釀成的結果。

有些美國人別的方面都很規矩，爲什麼獨違衆意，嫉恨本國底法律，禮

制，同習慣？那些美國人，「長於斯，」「養於斯，」「教於斯，」爲什麼反仇視美國能保障平等自由的司法制度？他們住林肯 Lincoln 底里居，講林肯底語調，爲什麼反蔑視所謂美利堅主義底理想習慣同傳說？這類問題，我們大概都願意了解的。請給他解釋一下。至於那團體裏頭的外國工人，智識道德，不是美國產，許從專制國養成來的，動機同心境，自然與美人不同，當另行研究。

世界產業的勞動者團裏頭的美國團員，就是西英或西美中各城所常見的「浪人」Wobblly。這種人物，不是尋常感情的諷畫家所描寫的那麼可憎討厭。他們是很惹人注意的一種人物，大都是身裁偉壯；志性堅強；衣服樸潔；言語率直；容貌靈敏而英爽；舉動穩重而適可 Averse to over-exertion 的。如果同他們談話，就容易知道他們底頭腦，實較常人清醒得多。他們底生活，又怎麼樣？大率是獨身生活，或無眷屬，或棄妻孥，同是脫離家庭

底羈絆。他們大都沒有受過高等教育，許有很多剛在高等小學畢業的。有許多讀書却比平常人多，不過他們所讀的書很夾雜，各類書的分配多不平均。如神學，哲學，社會學，與經濟等書是他們最注意的。他們最喜歡是爭論。當辯論時，往往引用經典，涉及種種理論的問題，露出很熟悉的樣子。

可是事實上，他們所讀有名的古籍，不過下列的幾種。即所謂理性主義底古籍，如貝能 Paine 底推理時代 Age of Reason，嚴卓叟 Ingersoll 底講演集

(小冊子式)與黑驢兒 Hackel 底宇宙之謎 Riddle of the universe。也有會徵

引巴克羅 Buckle 底文明史，與馬克思底學說的。也有不假思索徵引到種種統計，如備金，貧乏，犯罪，與罪惡，等等底統計的。徵引這類統計時，大率根據於急進派底印刷品，信以為相當的實在情形。

照以上所說，我們從這派人的身體心理與道德的特質各方面，可以看出他們實在是一種平常的美國勞働者，而智識同性格，比普通人略高些。

他們最顯著的特質，就因為無家庭底羈絆，成爲一種飄浪的生涯。此種特質，或由先天的遺傳，或由環境底困迫，總是在社會上「受侮」底根源。使「流氓」Tramps 與「江湖客」Vagabond 爲世所鄙視，那麼這類「浪人」當然「受侮不少」。實在，他們很少居留定域，生種種關係的。往往以覓業底緣故，越府過州；或憑乞食，以歷長途；或匿車底，而幸越境。每受地方官底荼毒，其故不外以他們人地生疎，無一相識，加以憎惡流氓，到處已存成見，所以地方官才敢這樣做去。不過以他們底行動同神情看來，雖未曾犯罪，實有嫌疑。無怪地方官敢妄加以罪名了。地方官待遇「浪人」日漸利害，浪人側身天地，無處可容，亦無怪如葉舒眉 *Ismael* 底後裔，性質上特變爲搗亂派，專與巡警及法廷爲難了。

此種遷移勞動者底生涯，不僅受地方官底嫉視，而且在國家內被屏於公民之列。試求他們公民權被奪底緣因，不是因他們有犯罪底行爲，却因



他們具飄浪的生涯。他們在現存社會底組織底下，應時勢底要求，與生活底必要，實不能不偏向於飄浪冒險遷移的生活。平常有飄浪冒險性的兒童，多喜歡離家浮海；投效戎行；或從賣技者游，我們所習見了。何況此輩浪人，怎樣能夠安於平庸無味的有規則的工作？所以原則上他們此種性質，絕不能視為犯罪行為。

我們產業的生活底性質，與那生活發展底方法，實在需要這類勞動者。例如英國到今日，仍然缺乏一羣「散工」Navvies來補充鐵路船塢與水道等工作，這種勞動家做完一業，再覓他業，無固定的事業，臨時寄棲於宿舍，Lodginghouse時時遷徙，不復有「家」底觀念。不僅英國是這樣，美國也一向不斷地等用此等勞動家。試看西北部小麥收穫時候，常招一羣散工，幫忙收穫。加爾佛尼亞省 California 及其他各處收穫果實時候，也是這樣。所以前一羣散工，實算定小麥收穫期，自行遷至，謀一份工作；後一羣散工，也

算定果實收穫期，自行遷至，謀一份工作。當他們遷至森林城，加入於森林產業底收穫工作，停留一定時候，即行他徙。只剩下一片荒涼殘野，斷木縱橫，做他們經過底紀念，無異於殘忍的蝗蟲來大掠過一次一樣。這時候他們底生活，固然不是築城而居，只是支幕託庇。又不是負種種責任及具遠大理想的公民，乃安於漫浪生涯，「不事家人生產」的野客。

我們現在產業的生活，對於生活反常的遷移勞動者，每每視為無關重要。此種觀念，將來許有改造之一日。在那時候，遷移勞動者，一定變為重要。如果偶然缺乏，將要危及社會，許使經濟上大蒙不幸。可是現代往往不以公民對待他們，事實很為顯著。如法律上規定中央或地方選舉權底賦與，必須有住居幾年以上的資格。遷移勞動者，實在無家，那較得上資格？這不是直接的褫奪他們底公民權嗎？所以今日法律上種種規定：如相當時候底居留，親身報名選舉底期限，逾期不歸，雖有極大理由，——受

備底關係——亦常取消公民權。諸點，都所以制限遷移勞動者，使他們成爲  
 褫奪公權的階級，——孤立無告的無產階級。聰明勤苦的美國人，或以志  
 願，或以需要，投入遷移勞動者團中的很多，那麼可知決沒有機會去選舉上  
 自總統下至市長等官員了。這種待遇，簡直如同僑美華工一樣，被屏於選  
 舉團之外了。

上述情形，促起布爾什維主義同其他主義底發生，實不足爲奇的。有  
 前日底因，不得不結今日底果哩。美國底遷移勞動者，一向受地方官種種  
 不共同苛酷的待遇，已經受够。我們還想望他們對於法律同司法制度，表  
 示絲毫敬意嗎？褫奪公權的人，對於政治，已是無關休戚，我們還能想望  
 他們對於政府底多數統治，猶存尊仰嗎？社會主義底慣語 *Slogan* 說：「打  
 破選舉票的箱子！」其意想是撕「階級鬭爭」底論調，來代「調和」  
 底論調。在世界產業的勞動者團底慣語，也說：「拿斧子打破選舉票的箱

子！」言詞更爲慘烈了。沒有家族生活的人，不能希望他留意於社會底事務；沒有家庭觀念的人，也斷不能希望他顧及市宅改良一個問題。試問那遷移勞動者，怎樣不與布爾什維派攜手，反對與他們無關係的社會？總之，這裏有一個事實，我們不可不覺悟的。即今日美國底布爾什維主義，——現時最要緊的一個問題——實在由剛毅熱烈的美國人所組織。此等人——真正美國人——因爲生活與勞動底種種情形，激成他們底失望心；由失望心底過甚，無以自慰，迫成復仇心；所以無形中流爲布爾什維派了。我們冒着民治主義底招牌，縱容專制，壓抑無告的勞動家，日子已經不少。到現在，受制的勞動家，革命起來，反威嚇民治主義了。所以說，美國勞動界裏頭的布爾什維派或親布爾什維派，大概都是不堪政府壓制的人物，對於政府的惡感，無形中浸淫漬染，日見其深了。他們此種觀念，完全由於多方的刺激，非由經久的修養得來。所以只知道激烈的「幹去」Action

來洩一時之忿。至對於國家變遷與社會進化種種學說，——布爾什維主義底本質——實在未嘗留意到。

### 十一 布爾什維主義與勞動團體底分裂

美國底遷移勞動者，——所謂浪人——其勢不能不流為布爾什維派，上章說得很詳細。除此之外，美國布爾什維派——世界產業的勞動者團——底主要分子，實在是新來的外國勞工。這種外國勞工，尤以所謂「不熟練職工」為多。「不熟練職工」一句說話，從前穆勒 J. S. Mill 已經指出他底謬誤，以為所有職業，大多數需要一種相當熟練與數種技能，才能做去，斷沒有絲毫不熟練，就可以作工的。例如從事農業的勞動家，尋常撒種不熟練工人一類去。可是無論誰人試來犁田同播種時候，就知道這種工作，需要大經驗與技能，方易收效。照此看來，「不熟練職工」一句說話，實無存在底理由。不過有時用來分別「須有師承」的職業，與「無師自通」

的職業，也有些微用處，所以至今猶有他底存在。於此所謂無師自通的職業，就是以尋常智力，稍得經驗，即可「措施裕如」無須為相當時間的學徒的意思。

近年歐洲各國移民入境，不熟練的工人，日見其多了。他們大抵是不聊生的農民，來自俄，匈，意，希臘，西班牙，同巴爾幹半島等處。美利堅「三字，遠道跑來：為底是，美國「財源茂盛，「容易謀生；為底是，美國平等自由，可以逃避軍閥或專制底壓抑，可以倖免社會的或宗教的殺戮底株連。有為享受初等教育而來，有為研究近世社會諸大問題而來的。可是也有完全未受過教育，來到甘心從事於反抗民主主義的事業的。

我們因極想得勞工充分的供給，所以對於勞動家受過教育的或未受教育的，無暇選別，一概歡迎。又因目前底需要甚急，所以不能計及將來。我們一向只知容許各廠各城僱用外國勞工，絕沒有算到僱用時須有一種

「會當地通行語」底條件。試看此輩外國勞工，言語不通，自成一種生活；就類聚居，如同羣畜，任人苛待，不敢作聲。一句說，不外一種產業的奴隸罷了。使沒有這回大戰，把此中黑幕同危險情形，一下揭開，激動我們設法補救，我們實在「冥然罔覺」，糊裏糊塗。許仍然不肯用公平的眼光看待他們，仍然不肯留意他們底思想與感情的。所以從前他們對於受制與苛待，只管時時反抗，可是個中情形，祇有自知，他人卻漠視不顧。其結果又只得甘受壓抑，飲恨吞聲。我們待他們既已這樣苛虐，他們無論已歸化或未歸化，總許疑惑美國民治自由公平等美點，都是「純盜虛聲」。實則從他們與巡警及法廷接觸所得的經驗，偏私黑暗，無法無天，美國民治主義，亦真無異於歐洲底專制主義了。

因為美國勞動家有熟練的與不熟練的一種分別，又因不熟練的工人遭遇那麼壞，所以美國勞工聯合會 American Federation of Labor，不容易組

織成功。對於美國勞動運動底批評家說：「他們勞動運動底首領，實在漠視此輩不熟練的工人，所以弄到這步田地。」那運動底首領起來辯正說：「我們絕不是這樣，我們設了很多法子去聯絡那不熟練的工人，可是比較上都歸失敗。」因此更進一步說，「組合那不熟練的工人，使成鞏固的團體，無論何時何地，都十分困難。因為此等工人，實在供過於求。尤以由外國遷來的，絡繹不絕；人羣衆多，就聯絡不易。而且他們裏頭，以言語，信仰，習慣，底不同，及其他種種衝突，生起隔閡來，聯合底工夫，一更棘手。」最後，他們又說：「最有關係的產業底業主，都以破壞我們這種聯合為惟一政策。不惜以種種腐敗野蠻手段，來達到破壞底目的，大大阻碍我們進行的路程。」

美國勞工聯合會，不能成功，實有種種原因，已如他們底首領所說。不過無論那原因是什麼，結果上總是世界產業的勞動者團，利用了機會，占上了便宜。若從最初創造永久的組織一點看來，兩團體都是一樣，也不見得



世界產業的勞動者團，真能够成功。試看美國幾處產業的中心(如Mc Kee's Rock, Lawrence及Paterson等處)不是世界產業的勞動者團年來劇烈運動的根據地嗎？還沒有實現出一個持久強固的組織，就可知了。爲辯護這一點，世界產業的勞動者團底首領，則以爲組織持久強固的機關，不是他們底目的。所以他們常說：「我們不想組織永久機關，不過爲罷工運動底便利起見，才組織一個臨時機關。因爲我們底目的，不是想同業主隨時磋商條件，解決困難，只在鬭爭，只在搗亂。」勞動家一動了不滿意底念頭，世界產業的勞動者團，就「如蠅之附臭，」突然出現，拿「鬭爭」底臭味，引起他們底搗亂心了。所以好像勞動界某著名領袖所說，世界產業的勞動者團底組織，是各種產業底業主激成的；世界產業的勞動者團底手段，是從各業主處學得來的。實則那團底運動者，確沒有煽動勞動家底不滿意，不過在他們動念之後，才指揮他們往那裏走罷了。英國某政治家說過，「蠢人才說

有許多運動者，其實祇有一個，所謂不平 *Injustice* 就是：「這句說話，把他們底黑幕打開，把勞動界底隱衷道破，不是美國人底好教訓嗎？」

當外國勞工受制不堪，發生不平鳴時候，世界產業的勞動者團，就通以文書，極端贊成他們，允許給以相當援助，因此最易得他們歡迎。那時候勞工聯合會方面底會員——各種聯合，受他攻擊甚烈，被斥為不顧全勞動階級底公益，只保護少數職業 *Crafts* 底私利。各聯合所收會費，更為他所詬罵，以為不脫資本家底動機同方法。像此種種斥罵，實屬得當，不能說是偏見。試看美國各種聯合所收入會費，由二十五金至五百金，竟分起等級來徵收。例如幾年前玻璃匠行公會徵收入會費五百金，對於外國勞工，特收千金。那麼，外國勞工，安有不一避之若浼「底道理？全體勞動底運動，那能羅致他們來參加？所以從種種受苦的地方歸納起來，無怪他們相信世界所謂民治主義，不過「徒托虛名，」實無異於專制。從前熱烈的希

望，都付之流水了。也無怪他們走了端極，反對國家主義，提倡一種似是而非的大同主義，即所謂國際主義了。

由上述情形看起來，可以知道住居美國的人裏頭，對於所謂民治，殊不滿意，露出失望的，在歐戰以前，已很顯著了。這班人以為民治主義是一明日黃花，一毫無希望的，只有工團主義，以職業別的代表，組織國家，可以希望得來。俄國底革命運動，掀動天地，湧到歐洲，雖說是戰爭狀態使然，戰爭終結後，許能自消滅，可是這種運動，改換名目後，振起成功底希望，容易羅致黨徒，就不能那樣輕視了。最重要的事實，就是在大戰前及俄國革命前，我們已經養成那可怕的危險的布爾什維主義運動底根苗。大戰時及大戰後所加入的大幫革命黨的羣衆，不過春雷夏雨罷了。這班革命黨的羣衆，又爲什麼投誠於布爾什維主義呢？想明白此層心理，且聽下回分解！

## 十一一 布爾什維主義與軍閥主義

現代戰爭，若是一「曠日持久」即足以釀成國內革命，差不多成了一個通例。若無敵兵入境，引起「同仇敵愾」的團結心，革命運動更易發生。在戰爭時候，人類受大傷亡，苛斂同物，貴并至破產同失業相乘；中落同暴富對照；軍事強制，失却自由；這幾端，及其他戰時罪惡，都足以發生鬪爭狂（*neurosis*）而且當是時人性易於觸怒，容易暴動，所以示威運動（*Demonstration*）屢見不鮮。即製造廠及工場內的勞動家，也較平常易起擾亂，雖是些微細事，每足以激動罷工。這五年大戰以來，各國受此種鬪爭狂底影響，實在不少。美國當然不免於此種狀態，尤以某部分勞動階級心理上發展一種親布爾什維派的傾向，為最顯著。我們試研究他們此種傾向，就知道不外由神經過敏發生一種強烈的觸動性能了。還有種種事實，足以助成美國中此種心理的傾向的。比如一方面美國比較他國，雖有很多足與改善的要素，不需激烈的更革，即能使他適應時勢。宛如社會的鎮藥，調和一下，使得

這是可幸的一種事實。不過在他一方面，因國內種族龐雜，未能同化，移民入境時候，待遇復不相同，所以越容易受強烈的激刺。這又是一種可憂的事實。由這兩種事實，直足以養成美國底特種心理。（若就種族龐雜一層說，歐洲人種最複雜的奧大利，也比不上美國。試看幾百萬人，雜處此邦，在戰爭時候，或本為敵國人民，或為敵國人民底子女，各與本國有種種關連，各與戰地軍人有一戚友之好。可是表面上不能不把「愛」「憎」的感情，非常壓抑住。此種情形，久久不變，就成為幾百萬人心理上一種大要素。

戰爭期中，普通心理上或對於戰地愛敬的人底安全，或對於戰時物質的利益底損失，都起了一種憂懼，已不免於過用感情了。在美國底大部分人民，復因強抑自然情熱，不使顯露，抑制底過度，更屬可驚。在新來的勞動階級裏頭，屢見不鮮。此種人初來美國，尚未同化，缺教育，無修養，對於這種強制，還沒有習慣，所以心理上致生大大的變動，很易流為布爾什維派。試

拿軍國主義與徵兵制度說罷。美國人就有兩種態度。普通美國產美國系的公民（即美國人在美國內所生的公民）由幼至長，對於歐洲所通用的軍國主義底觀念，完全不懂得。因為他們當他是歐洲罪惡底一種，隨同君主專制的統治一塊兒生的，所以很不齒他。他們也知道當緊急時候，國家對於所有合格的公民，有迫令棄業從戎，「執干戈以衛社稷」底能力。不過這種能力，總算遙遠，不在目前；而且強迫服勞軍役，也僅人生偶然的事實，不能持久，所以殊不覺得軍國主義底強制，可以成爲一種制度，常存人類間，使人畏避如同避傳染病一樣。他們又沒有負擔過重稅來維持軍閥，絕不知道軍略政治和專制主義（專制主義與軍國主義常在爲因果的）是什麼東西。即國家強迫數百萬青年拋擲良好光陰來實行專制官僚統治的軍事機關底計畫，究竟行使什麼權力，他們對於此點，亦是絲毫不懂。

照以上所說，甚麼軍國主義哩，軍閥哩，軍略政治哩，徵兵哩，在美國產美

國系的公民看來，僅僅一種悲慘的「妄想」，即神話中的神戰，也沒有這樣慘事。不過在一般美國人——外國移民——那麼就確認為世界上悽慘的事實，真有一「譚虎色變」的態度了。他們忍受種種貧窮同犧牲離家族，遠鄉井，移居「新世界」為底是逃避「戰爭」那魔鬼，保存幼輩，不使充他底殘忍的胃腸。他們很信得過，新世界沒有那魔鬼存在之餘地，祇有可親的民治；沒有巨大的常備軍；沒有傲慢的軍閥；沒有軍略政治；沒有維持軍事機關的苛斂，致拿原來美國人底重負 *Atlantic load* 累及所有勞働階級——包括外國勞工說——驚及他們家室底安寧。

可是我們加入戰爭底旋渦了！這戰爭底擴大同可怕，真是一「亙古所未有」；戰爭底舞台，延袤數千里；戰爭底起因，因為議論紛歧，竟莫明真相。大西洋畔世莫與京的大國家，從事於軍國主義化了，利用人衆物豐，創設大軍事機關了；盡才竭智，計畫作戰底事業了；產業上的能力——機器，呻吟於

新要求底下，製造殺人放火的器具了；徵兵命令發表，那美壯的美國青年，不得不「絕裾而行」，戎裝渡海，赴前敵去了。好像有可惡的魔王，把「新世界」變成「舊世界」，使平日繁華的通衢大道，不見熙往攘來的氣象，只聞軍隊進行的聲音，使美國人民負擔重稅，使美國人民喪失多少自由，——遷移，集會，言論，同出版，等自由，只見軍事計畫 Military Strategy 四個字，睽睽向人，好像說，「惟我獨尊，誰敢相抗」。

上述情形，雖是傷心可怕，然大多數人民，猶安然甘受，因他們相信，這不過暫時的現象，不能持久的。從美國慣例上看來，這確是可以相信的。五十年前，美國也曾試過徵兵與軍略統治底制度，這雖與美國民治的理想，很相背馳，不過這種制度，乃暫時的局面，當戰爭終了，大功告成時候，就把他拋棄，復歸於產業同平和底正路上去。所以人民不覺得多大苦楚。這回大戰，當然也是「率由舊章」，美國人底信念，既已這樣，加以威爾遜總統冠冕



堂皇的演說，掛起保障民治主義底招牌，因此對於「爲戰爭底需要，必須暫時犧牲寶貴的自由，」The necessities of the war required and justified the temporary surrender of value liberties 那種理論，都以爲不可磨滅。於是全數國民都願意爲此種高貴的理想主義犧牲自由。即自由派同激烈派底首領，對於這次冒險的出師渡海，沒有反對的論調，也就是這個緣故。當時固然有許多人說，這次出師，雖說是在海外爲民治主義而戰，然在國內已設立難堪的專制，總有極大的危險。也有許多人說，「現在以愛國熱忱而犧牲的自由，將來雖出死力爭去，恐不易復得。」他們雖有這種種論調，不過都知道世界上最大軍國主義的帝國，一日不破，世界上的自由，一日難以保安。世界上底自由，不能保安，民治主義思想底發展，絕難希望。權衡利害，比較重輕，所以認定信念，毅然與國人共服戎裝，爲人類底自由戰去。

大多數底美國人，雖這樣甘心參戰，可是其中也有數百萬人是很淒涼

困迫的。他們爲逃避戰爭那魔鬼，始脫離了舊世界，跑來新世界。不料一到這目的地，又發見戰爭那魔鬼。試想想他們底失望當怎樣！實在在美國負擔軍事的需要，比較忍受本國相同的或較重的負擔，更爲困難。而且這新秩序突然出現，不只使他們負擔重稅，生活艱難，更把他們向來「自珍」的觀念，一旦打破，尤爲「絕望」。這所謂「自珍」的觀念，卽以爲美利堅是一塊樂土，可以免除軍國主義可怕的流毒一點。現在底情景，不同從前了。現在美國，無異於俄奧德等國，也以全國青年底精英來充兵士，簡直是拿來堵大破底口，更不惜「自壞長城」，摧殘產業，以供軍用，復理想一種軍國 Soldier's trade，厲行治安警察法和軍法 Espionage and sedition laws，禁絕良心上言論自由。此種種現象，真是一出人意料，已使他們沮喪之極。加以戰爭勃發，激發愛國的熱誠。在歐洲結下民族底憎惡，到這時候復發生於美國，他們底狂態，又該當怎樣！

所以使我們猶憶這種情形，那麼布爾什維主義，容易深入此等入心中，不是奇怪。由此種情形所生的心理狀態，更不難瞭解了。從他們大多數人底經驗看來，許對於美國在大戰中底地位，不容易瞭解，或簡直不知道，所以對於威爾遜總統等所發表的理想主義，認為一個假設 *Hypocritical*；對於政府底宣戰，認為專謀資本階級底利益，滿足他乘機搶掠的慾望；對於軍閥主義，認為永遠縛束人類底自由，也很容易相信時機未到的大同主義，即稱為國際主義，以為可以藉此廢止所有國家主義底形式，消除國家間增忌底根源。他們所處的地位，確使他們發生這種心理，那也難怪。他們是勞動階級中有階級意識的，覺得他們自己與資本階級無論在國內或國外，都有極強烈的利害衝突，又覺得各處勞動家，反有一共同的利害關係。不過他們對於各階級間共同利害關係上相類的現象，就茫然不識不知了。他們知道美國貧富底階級也很懸殊，所以勞動階級也須如同別處底勞動階

級，努力奮鬥，求生存底要件。其實當時惟階級鬭爭才有價值，『今日世界底勞動家應與世界底資本家宣戰』——一句說話，無怪在他們心目中視爲重要了。

大戰以前，人人都享太平福，對於同化外國勞工一個問題，很少注意到。那時候我們只知道利用他，沒有互相交換意見，使雙方諒解。這許是我們底思想太舊了。我們因爲太輕視他，所以很少拿美國底理想鼓動他努力達到共產主義底理想。其實他們對於美國，對於人類，有極多同極貴的貢獻。這類貢獻，比較他們底勞動，還有不可磨滅的價值，即對於民治的自由與正義，熱心提倡；對於專制的虐政與不公，極力排斥兩點。可惜我們向來不大理會他們，竟完全不知道。到大戰勃發時候，始知我們裏頭，也有非完全美人的，也有不信仰本國制度的，也有不信任愛國主義，所必需的目的的。發見此種種情形後，才知道危險，噫，太晚了！

### 十三 布爾什維主義與威爾遜

自從歐戰勃發，影響到美洲來，危險底觀念，迴旋於我們腦際了。美國當局，遂不能不宣露倒行逆施的壓制政策，一防患於未然。在這時候，種種設施，直同於普魯士人治德國一樣的殘虐。說到法庭對於違犯治安警察法的人，更掛上一「杜漸防微」底招牌，不管好歹，都科以非常利害的刑罰。這因為他對於犯罪者底心理，不能分別清楚底緣故。其實社會上對於現行軍事計畫，有兩種心理：有故意或偶然懷有破壞心的，也有一心本無他。不過表示誠懇的疑慮態度的。我們對於此等分別，竟往往不能辨析，無怪思想派別中的忠誠自由主義者，目擊此種民治底滑稽化，大大擔憂了。他們確知道在民治制度下頭，那不信民治主義的布爾什維主義，斷無發達底道理。不過像這樣底施政，「殘民以逞」，良莠不分，其結果恐怕未曾廓清布爾什維主義，先減輕我輩國民對於民治主義底信念了。我們譚話間對

於軍事計畫，已很少批評，比較聯合國同敵國方面國會議員，自由發表言論，相差得遠。可是我們以「譚國事」三個字，已受長期底監禁了。紐約州有一美國人相傳爲獨立宣言書中某發起人底嫡裔，在餐車內放言高論，自稱爲社會黨，指斥政府種種腐敗，官吏種種黑暗，因說寧願被囚於監牢，不願投效於軍隊。照此段說話看來，不能說他對於軍事計畫，有何等破壞底意味。有思想的人，一定相信，這種事最好不管，輿論底力量，當時總可以辨別他底是非。確是徵兵實際，徵到他時候，若他真正違抗不受，再定他罪給他相當的懲罰，尙不爲晚。可是政府竟處他十年監禁罪，并已執行了。意河窪 Lombardi 有反對徵兵的一人，散佈傳單，反對再選那贊成徵兵案的議員。這種行爲，又定了二十年監禁罪了。司徒克思夫人 *Sturges* 投稿於甘沙市 *Kansas* 一報館說，「袒護資本家的政府，斷不能同時底佑吾民。政府只管袒護資本家，我則竭力佑吾民。」政府遂以此段說話爲有意教唆軍隊違命

犯上，妨害徵兵底進行。又把司徒克思夫人定十年監禁罪了。照理講來，因有夫人底宣言，實在致生這樣的結果，我們到底不相信。若說夫人底宣言，實絲毫沒有影響，我們也不敢說。不過政府總可以辯護，說明真相的使政府真能用種種推論或證據，證明夫人所說的不實在，比之監禁夫人，許容易阻止社會底誤信。那麼，現時這樣定罪，實屬過當不平，無可諱言的了。其餘戴布衣 *Delaunay* 等，以反對參戰被拘，那更不必說。

許多主戰的自由派同激烈派，喘息於這酷刑峻法的社會裏頭，真是「無所措手足」。這酷刑峻法，比較其他各國，——德國也包括在內——待遇相同的罪人，還要酷烈得多。在這情形，他們自由派與激烈派「默而息乎」？似乎違背良心，拋棄主義。「有所論列」嗎？又難免不助長非戰派底氣焰，徒為敵人所快意。處這個左右為難的境地，受精神的衝突底痛苦，實在不少。目下民治制度易流為專制，當然要反對，然以國家對外一致表示

底關係，心中雖然覺得，口裏總說不出來。故只得如同「啞子吃黃連」一樣，忍苦吞下去，努力成就適宜的政策，使國家底統一同士氣，維持得住。除此之外，又只得盼望大戰告終之日，或大戰告終之前，威爾遜總統對於發表反對參戰或軍事計畫的人，違犯治安警察法同軍法的人（不是直接通敵或被敵收買的人）早日大赦，把他們放出監牢。社會上不安的狀態，許可以消滅去。

威爾遜總統從前決定我們對世界底目的同理想，何等高貴，何等豁達大度！這種高貴同豁達大度的精神，許保證我們以最大的信賴。信得過，他必定「乘時踔厲」，發揚我國國民底大度，寬恕一切。信得過，他至少能諒解當局底「深文周內」，蹂躪民權。早日取消各種嚴刑峻法，「以蘇民困」。這不是我一人底「私心相許」，與他譚過戰事善後問題的人，都知道的。不過他自己卒以境遇底困難，受各方底壓制，須打破多少難關，才能主



張一切。所以經過停戰簽字同批准和約種種機會，都不能頒行大赦。須知機會不會等人的，經過那麼多時候，那可貴的機會，早逃跑了。因此歐戰以來，稱爲大理想主義的政治家，失掉了機會，竟損令名。這固然是威氏底不幸，也是美國底不幸啊！

今日對於觸犯治安警察法同軍法的人，待遇得那麼酷烈，他們一定不免於復仇，誰都知道的。不過這種復仇心助長布爾什維主義多少，那不容易說。人民因虐待之極，才生復仇心；一國底士氣，當然渙散。歐戰中聯合國方面受了多少這種惡結果，也不易計算得來。以著者個人底經驗看來，此等結果，影響到國民底團結同戰時底士氣，實在不少。美國來說罷！美國參戰時，不是標榜參戰底大目的，一是爲保安世界底民治主義「嗎？可是照新聞紙所載，則以判罪爲復仇手段的事，屢見不鮮。在國內底民治主義，已是不能保安了。所以一般人民，對於此層，極多疑惑，每每問道：「這

算是誠實的國家嗎？爲什麼言行不一致？」因爲這種情形，一九一八年夏天，著者滯留英法意三國時候，要求「解惑」的，幾乎「門限爲穿」非戰的社會黨，有產階級底和平派，同反動的親德派，更拿這種事實，做他們有力的宣傳底好文章了。在社會黨同勞動黨方面努力助戰的人，以我們言行不一致底緣故，又喪氣不少了。所以說起來，并非著者說得過火，在美非戰派本無何等可稱的舉動，可以減輕人民參戰的熱心，只因政府待遇「輕譚國事」的人，太覺慘酷不平，報紙上不絕地登載出來，才沮喪羣衆同首領殺敵致果底志氣。

在大戰底末年，威爾遜總統在各國民間，有絕大的勢力。世人提及威氏底名字，就奉如救世主一般。世人傳頌威氏底演說，就如聽見「福音」一樣。這真算是「天下所希聞，古今所未有」了。無論什麼人，與英比法各國人士或軍隊有接過的，總知道他們信任威氏底實狀。他們對於威

氏底演說，極易感動，極相信服。尤以倦戰的人，滿胸悲哀失望，毫無生趣，一聽威氏底言論，就如同受了不可思議的魔力，把生氣回復過來，精神上另有一番振作。所以當時威氏底言論，高呼狂誦，遍了街衢，滿了濠壑。其實在一般政治家，外交家，資本家，政客，和高級軍官，看起來，毫不覺得動聽，不過對於一般的羣衆，那就鼓動不少了。據說威氏在意大利某城演說時候，有一班勞動家，疲於戰事，以苦貧失望，寧願以重價購回和平。自從聽見威氏底聲名，精神爲之一振，再由愛國心同信仰底激動，重複鼓舞起來。爲什麼威氏有那麼大的魔力使人信仰呢？大概威氏知道人民底愁思同熱望，把他道破，把他解放。即具有所謂「深獲民心」，「洞察民隱」底手段是了。除了此點，他還有「先見之明」，「同一口辨之才」。此種技能，當時各交戰國底首領中，居然沒有，所以不能不任由威氏自專其利，大出風頭了。那時候不只各國軍民人等，對於威氏，幾乎託以身命，即敵僑收容所底敵僑，也未嘗

不聞風興起。所以一讀威氏底演說，一種新希望，不覺「油然而生」，確不是因爲他說話時候，善於修辭，使人動聽，只因他實有天賦的「先見之明」。

### Prophetic fire .

使威氏對於受人崇拜底原因同意義，已經認識，一定對於各國底布爾什維派，加以最致命的打擊，「不遺餘力」。那麼比較現在只派出幾百萬兵，當然好得多；比較他在巴黎和會底主張，功勞一更偉大。可是運氣帶來機會給他，他不知道享受，所以在他一生底最盛時期，亦即近代世界史上最盛時期，竟失掉了最可寶貴的東西。這東西不是別的，就是威氏在大戰期中始顯露出來的預言者底威望。當他決定自充代表出席巴黎和會，參預會中種種陰謀時候，許已失掉此種威望了。可是使威氏到凡爾塞後，即聲明「合衆國不能任他們底代表，出席於秘密會議，只能參加於公開的會議，」集合所有人類於一堂的會議。合衆國亦不偏附任何政策，使這種政策以

嚴厲執行底緣故，對於我們目前的仇敵，常存一種仇恨心。——一段說話，許還可以保持令名。確是秘密會議，何異於私自分贓，與他所掛的那面招牌，——爲保安世界底民治主義而戰——直相矛盾，當然要明白反對。至於對於最後一點，——仇德——當時也應該鄭重地特別辯明。因爲我們即管承認現在的德人，應該與德國底統治者（德皇同官僚）同負戰事底責任。若對於未來的德人，不能使他負這種責任。這很明顯的，換一句話說，即對於現在德人，可以處罰，不能限制到他們底後昆。不過威氏底主意打錯了。似乎按着政治家底老法子做去，跟上克里曼素 Clemenceau 同勞特佐治 Lloyd George 一路走了。無怪世人對他底感情變了；人類從前底希望，又沮喪盡了；布爾什維主義底勢焰，只見繼長增高了。

大戰之後，威氏應該宣示美國一種寬大的精神，如同人民對於「蒼天庇佑」底感謝，頒行大赦。可是威氏竟未嘗實行此舉，因此又助長美國底

布爾什維主義不少。美國人中對於威氏底理想表示贊成的，固是很多，此輩人物，亦都希望他早一點回復民治底舊觀，激發國民一同起來慶祝戰勝的。其實這回大戰，使未歸化的外國僑民，同誠實的美國公民，精神上受了莫大的危險，威氏許知道的。在戰爭危機一變的時候，美國捲入旋渦中，不得不任用壓制手段，這不過一時權宜的計策，和平回復後，當要即時規復舊觀，尊重少數人底意見，這又威氏早已了解的。尋常專制君主，尚往往能以寬大的精神，釋放戰時犯罪的人物，共同慶祝軍隊底得勝。而謂民治國家對於此點，反跟不上專制君主嗎？

美國布爾什維派底首領，最怕莫如威氏按着民治的方法做去。威氏挫折他們底法子，也最妙莫如頒行大赦。因為這樣辦法，可以堵住他們底口，不致老說政府嚴刑重罰那非戰派同和平派，藉端要求大赦哩。可是，他們雖是那樣要求，反希望威氏「置若罔聞」，讓他們常有所「藉口」。這不

是「誅心之論」，事實上確是這樣。請把這事實，概述幾句。停戰條約，已經批准，就有許多人組合團體，非難政府繼續拘留那非戰的人物，同時要求即行大赦。因為當時有人提議，無論無政府黨，工團黨，布爾什維派，同非戰派的社會黨底名流，都得邀請參加這次運動。所以找到著者來。著者以為這次運動底辦法，很不合情理，故給他一個答覆，說「倘若要求大赦，而由戰爭期內違反民心同民意的人物——非戰派同和平派——發動，就是總統自己很願意做去，也不容易執行。反過來說，使由戰時盡忠於政府的人物——主戰派——來要求，同時總統也願意做去，許容易成功。」這個答覆，實則帶有幾分教訓底口氣。因為著者對於這次運動內幕底心理，早看得很透切。知道他們接到這答覆後，心裏頭不外說，「不錯，你底論調也對，若用你底方法做去，似乎就可以成功了。不過尋常政府囚戮人民，對於我們宣傳，幫助不少。如果這樣辦法，大赦就可頒行，我們豈不是失了一種宣傳

資料嗎？這不只沒有益處，對於我們且有害處，所以我們不要總統大赦，也不要求救免誰，我們爲底是搗亂，不是真正要求大赦。

據上所說，他們底心理，不容易了解嗎？尋常有商業資產的人，對於那事實上或幻想上的災害，不斷地提出抗議，最怕莫如此等災害底消滅。因爲此等災害消滅後，就無所藉口了。無怪某刻薄的社會改良家說，「尙若世界沒有禍患，多麼不幸一個世界！」如果人類實實在在都已跳出苦海，許多熱心的救世軍，真地許是很不痛快。這種論調，其實有幾分真理。這真理底靈光，有時射進官僚底心理來了。所以當司各德尼凌（Scott Nearing）無罪釋放時候，華盛頓國務省某要官接到判決底消息後說，「尼凌這回釋放了！這算尼凌敗，我們勝了！」這就說是尼凌無所藉口來攻擊他們的意思。在大戰時候，使政府具有靈慧，也認識這種真理，任容少數的反對論調，不使司法部枉法陷人。那麼布爾什維派一定無所藉辭，大張旗



鼓·即今日同情於他的人，也一定比較少些。

布爾什維主義是人類激於不平流為自暴自棄的狂態。這句說話，雖有些道理，可是不能太重視他。實則種種壓制同暴虐，隨在可以釀成他的。所以非有大勢力不能鎮壓有效。這所謂勢力，並不是前俄皇帝底殘虐勢力。如果再恃這種勢力，何異於換湯不換藥；結果上只有弊害，沒有好處。我們民治國家底國民，不能倚賴別種勢力（其實也不須別一種勢力）只有正義 Justice 一種勢力，就夠撲滅布爾什維主義有餘。試看監牢裏頭的一個戴布衣 Debs，何嘗有什麼勢力，只不過對於時局終日有說話罷了。他底說話，在當時雖是激烈危險，不合時宜，可是不知不覺地由監牢底陋室，傳播到美國底四隅去了。影響所及，有幾千百倍的勢力。是以加罪名於戴氏一類的犯人身，無異將犯罪行為底罪名取消去，使人人認為「榮名」而已。常人以為拷打那一「脅從」就可以將布爾什維主義底真相吐出來，或以為

幽囚那首領，就可以把布爾什維主義底靈魂關得住。其實大錯的。這種舉動，愚昧不仁，違反民治主義，恰如歷史上底俄皇與德皇一樣。

倘若社會裏頭有一階級人民，沈沒於不幸底淵底，苦恨之極，自以為無何等希望。這社會是很危險的。「我們幹去也損失不了什麼東西，」*Nothing to lose* 一種觀念，若是有多數人主張他，在社會底組織內，是一個破壞力。

隱蔽於社會秩序底下頭，一有機會或刺戟，即行爆炸。歷史上這種事實很多。我們如果考究一九一七年三月以來的俄國社會情形，自然會回想到

雷興 *Stanis Rasnin* 一種復仇破壞的精神所產出可怖的結果了。雷氏是一個陰險奇特的人物，在加德連大帝 *Catherine the great* 時代，宣傳暴烈舉動，主張打破財產階級底一人。他底徒黨，遍天下。他底宣傳，達遠近。許多農夫棄耕來歸，聽他命令。他們底運動，激發愛國不少，似乎再接再厲，一意地推倒俄羅斯帝國。雷氏權力底根源，就是階級底貧窮

同失望裏頭。他知道他們底苦處，所以跟他們說：你們餓嗎？這裏有食物呀；拿他來食罷！你們沒有衣服穿嗎？富人有無數美麗衣服拿來穿上他就是了！你們住在茅舍裏頭；好像豬一樣；何不跑進那高房大廈裏頭；占上當你們底住宅呢！富人靠住你們生活，如同蠅子一般，多麼可恨！趕他們走；奪回他們底東西；灑到乾乾淨淨才好！拿他們底所有；供你們底所需。有剩的東西；都毀壞他；不要留下。房子你們住够了；都隨便燒燬他；不要使他們有安身的地方。一句說打倒那有錢的閑散人。Pier

三三。這就是雷氏論調所憑藉底全體，用全付精神去宣傳的。他並沒有說出一個建設的好法子。但是有幾千幾萬人聽了他這個瘋話，倒以為然，其實因為他們心中想道，「現在沒有別的法子了，我們幹去，也損失不了什麼東西。無論如何，總不能比現在更壞。」

#### 十四 布爾什維主義與對俄政策

聯合國方面底政府，對於俄國形勢，不能深深了解，因此所定種種政策，都一樣地錯誤。就這點看來，已把布爾什維主義底種子，傳播到各處了。事實上他們對付俄國底方針那麼乖謬，簡直不配用「政策」兩字。就這點論，美國政府亦是如此，比之專制的守舊的聯合國，只是一個「不分優劣」罷了。若使當時他們底目的，要鞏固列寧底政府，恐怕他們底所為，也不能比現在所做的更有効力。

一九一四年八月大戰勃發時候，西歐最稱爲民治的國家，竟然與聲名狼藉的羅曼諾夫 Romanoff 朝——俄羅斯帝國——攜起手來。這是很奇怪的一件事。因此惹起世人底疑惑，遭世人底批評。其實扯起爲自由而戰的一面大旗，而肯與俄羅斯底帝國爲伍，不是天下最惡作劇的滑稽戰嗎？無怪那「不神聖的同盟」最初發表時候，英法自由論者，極力非難了。無怪幾十萬底法民帶起表示恥辱的喪章，Badge of crepe 爲哀悼底示威運

動了。法國底三色旗，也掛上黑紗，表示哀悼了。可是當大戰實際開始時候，這同盟無論怎樣苟合的，法比英三國，爲保存己國底獨立，免至變成普魯士主義底奴隸起見，就覺得不可少，所以不能不讓俄羅斯底帝國，也負擔戰爭重任底一大部分。

雖是這樣，以「聯防相保」底理由，把數百萬部衆這同盟的英法人，調和起來，互相提携，互相聯手，可是還有許多人調和不來的，如兩國最有教育的人民就是。他們確是不相信俄皇是擁護自由同民治的人，也不相信俄皇尼古拉二世 Nicholas II 同他底屬官，爲保安自由同民治來戰，不過爲鞏固羅曼諾夫朝底專制主義，才參戰罷了。所以聯合國方面，戰而勝，不過「沙」主義 *沙皇主義* 底成功。簡直可以說，英法雖爲推翻德人軍國主義而戰，間接即爲擁護「沙」主義而戰。此種議論，與其他攻讞與俄結密約底論調相合，對於英法國內和平運動，*Pacifist agitation* 助長聲勢不少。

聯合國方面——包括俄國來說——各國底社會黨主戰派證明自己主戰底理由，未嘗不拿救濟俄國經濟生活一句話爲口實。他們說，聯合國方面占最終勝利，撲滅德奧後，俄國雖以曾經助戰，俄皇勢力與「沙」主義底基礎，許愈加鞏固。然這不過一時的結果。結局上此次戰勝，實即破壞「沙」主義底經濟的基礎。他們更以爲這經濟的基礎，是屬於封建制度性質，不是資本制度性質。只要俄國底經濟狀態發達進步，脫離封建制度底狀態，「沙」主義就不能存在。使德國戰勝，就不同了。俄國經濟的不發達狀態，只有「久延殘喘」沒有「修明」「改善」的了。因爲從德國對俄政策上說，要俄國永遠從屬於德國底經濟狀態，供德人種種原料，銷流德人種種製造品；簡直使俄國變成德人底拓業場 Field for exploitation。照這種辦法，又非俄國經濟狀態，永遠不發達不可。所以德國一日占勢力，對俄政策只有着着進行，俄國經濟生活，自然老不能進步。由此點看來，戰勝德國

就是解放俄民，使他們底經濟發展，從而推倒封建的「沙」主義，要求民治的立憲政體。

上述觀念，本來很有根據，能够理解的人，對他當然無甚疑問。不過在那與「沙」主義有關的人，就不能滿他們意了。因為破壞「沙」主義後總與他們有影響。他們短小的眼光，只知從近的受害處着想，不知從進化上比較的長時期中，遠遠有一個好結果哩。主張聯俄是為救俄國底經濟生活，這般見解，雖然真實可信，可是與俄國締結密約；又有什麼說話辯護他？

一九一七年三月俄皇退位宣布共和時候，與俄聯盟諸國，實遇着千載一時的機會。使當時各國大臣，對於俄國革命大運動各國勞動階級底心理，稍能諒解，那麼，他們總知道想新政府履行從前密約，必定釀成人民間底不信任。恐怕不只人民間底不信任，還有不幸的事情發生呢。其實當時總應該正大光明地表示信任民衆，採納民意了。也應該向俄國臨時政府

聲明，『我們同俄皇政府爲使參戰後發生效力起見，在共同利益上，締結過若干條約。諸君現在設立新政府，——大民主主義的先鋒——了，我們承認貴政府時候，若望諸君繼續履行從前的條約，——諸君所不知亦未經承認的條約——許不公平。我們也承認諸君很願意用新法子締結新條約的。因此，我們——諸君底同盟者——提議開一個開誠布公的會議，研究現在條約應修改的地方。』照這樣聲明，斷不致使軍事協定生多大危險的變化。因爲當時俄國底名流，對於聯合國仍表忠誠，願意繼續攜手；對於單獨媾和底觀念，公然反對，不肯遽變初衷。由這兩點，不容易證明那軍事協定，很可以繼續下去嗎？可是聯合國方面底政治家同外交家，竟盲目地把這機會失掉了。因爲失了這機會，所以克倫斯基 *Kerensky* 底失敗，也大概定了。當克氏反對單獨媾和，竭力維持俄國底參戰時候，往往對於一般時論，很難回答。那種時論就是，『這種條約，乃是俄皇所手定，爲保持「沙」



主義的。現在俄皇推倒了，我們仍然受他支配嗎？仍然迫着要實現他底目的嗎？那不是我們底條約，我們當然不受他底束縛。

美國參戰時候，是在「沙」主義傾覆以後，即使事實上——如果不是條文上或形式上——變為俄國底同盟國，與俄舊政府亦無何等軍事的政治的協定。正可以向俄國臨時政府下一個保證，說：我們行動，不為俄舊政府與其他各國政府所結下的任何協約所支配；我們是拿適合於民治國間的公平方法與俄新政府討論共同作戰底標準。就使這樣表示，也不是對於同盟國方面——同時取同一態度的國家——有何等不忠誠的地方。由此，我們可以表明心跡，止息「悠悠之口」了。我們現在雖然對於俄國發表很公平很寬大的言論，可是我們底行動，對於這新民治國，不是純粹依民治的方法做去了。單就想俄新政府替舊政府底條約負責這點背理的行動，我們都看不出來，這不是我們底大缺憾嗎？

當克倫斯基一敗塗地，陷於窮境時候，要求聯合國方面把戰爭底目的重行聲明。在這時候，聯合國方面底政治家，又遇着一個千載一時的機會，儘可以聲明戰爭底目的，是解放帝國主義鼓吹民治主義的理想主義。（這種聲明，其後威爾遜總統幾度宣言，收效很大。其實也單是這種戰爭目的，才能够使克氏繼續參戰下去。當時對於克氏這種要求，我們竟然沒有相當答覆。唉！這不僅是蠢笨，簡直是有罪啊！怎麼說呢？因為使無若此聲明，軍隊潰敗，就是必然的結果。使有若此聲明，這種結果，許可以避開了。可以避開而不避開，簡直是有意賣陷忠僕，——聯合國方面底忠僕。這不是犯罪嗎？當時克氏一蹶復振的熱心，本來與軍事上以一好機會，來打救東方戰線，他們居然錯過。簡直是貽誤軍情。又不是犯罪嗎？賣陷忠僕，貽誤軍情底罪，真不能邀恕啊！

自從失了第二次好機會，聯合國在俄國外遭受相同的惡果也不少。

聯合國各國中平日以戰爭爲「資本主義併吞的計畫」Capitalist-imperialist enterprise 的人，因此對於種種理想主義底宣言，倍加猜疑，不肯輕信。就如俄兵與克氏一番譚話，可見一斑。俄兵說：「他們沒有答覆你所要求的宣言，因爲不敢暴白他們底真心，或不敢公言與你底宗旨相同罷！」在英意法各國，卽在美國，那懷疑派都表示相同的感想。列寧與陶知幾，就是利用俄兵底猜疑心，鼓吹俄國底布爾什維主義了。又因美國俄工也得了這種懷疑底流行病，所以親德派，和平派，同布爾什維派底宣傳又得着機會了。

自從克氏底要求以後，聯合國方面錯過了不知多少次機會，竟不能援助俄國。如果說，美國政府同聯合國各國政府，常常懷着鬼胎，想替俄國復辟，大概沒有人確信。不過以我們底行爲看來，真不免有一點嫌疑。我們行動底方針，有時猶疑，有時自相矛盾，一句話說，沒有一個定規。所以有時似乎鼓吹布爾什維主義，過了一個時候，又似乎反對布爾什維主義，使人捉

摸不定。無怪俄國愛國白來士國之奇 Catherine Breshkovsky 說，「聯合國對俄政策，飄浮不定，自相矛盾，可以說沒有足以自明的原理。以我們看來，簡直是一個悶葫蘆(1)」。即在研究俄國事情的人看來，也是一個悶葫蘆。真不知道裏頭賣的是甚麼藥。這種政策最顯著的結果，莫如促進布爾什維主義一點。布爾什維主義，現在不僅限於俄國方面，已經向世界洶湧來了。

## 十五 布爾什維主義與戰爭心理

我們要想明白爲什麼幾百萬人拋棄舊思想舊信仰，反同情於那帶有大救世主 Great messianic 熱烈性質的布爾什維主義一個問題，我們應知道大戰以來，使我們文明人類生活上感受極多精神的困苦與泥淖，實有以致

(1) 原注見白氏雜誌「當前的俄羅斯」Struggling Russia 一九一九年三月號所載「俄國中的聯合國」一文中。

成他。尤以戰後的餘波，帶了憔悴的景象，所有現象，都殘破不堪，更使文明人類精神上受不經見的激變。舊宗教，舊信仰，一掃地盡矣，「人類生活，又不能一日無信仰，來維繫一切。所以戰後今日，世界人民，正徬徨中道，殷殷望新信仰代舊信仰起來呢。在這時候，使有社會的狂熱有一種收攬人心底才調，趁着機會跑出來，自稱為新救世主，宣傳有所作爲的宗教 Religion of action 重新創造社會，一定容易得人信仰。因爲「饑者易爲食，」「渴者易爲飲，」厭亂的人民，容易結納的。

這回大戰，實在使世界各國人民底神志，都帶有革命底色彩。這類論調，在今日已變成「老生常談了。」不過那革命波及底廣狹，影響底大小，還沒有人見得到，也沒有人考得出。其實經過這場大戰，我們簡直失了知覺，「不知所可，」好像在催眠狀態中的人物，行動起臥，自己一點都不知道。所以在戰爭時候，戰場上兵士震於砲聲情狀，與多數人民精神的倫理的變態，

有很多相同的地方。兵士受了破壞底震盪，表面上精神似乎沒有變動，舉動亦不覺得異常。實際說起來，官能上已不免種種阻礙，精神上亦每每善忘了。戰爭中無數人民，也是這樣。表面上雖沒有變常，可是實際上精神已受了很大的震動。這時候道德的批評同活潑的氣力不由自主；戰前極關重要的——事實上或想像上——事物，戰後亦不復記憶。就使仍能存念，也不過如同晚年記憶，對於幼時事狀，依稀想像罷了。所謂道德的精神的舊習慣，好像經過巨創劇痛之後，拋棄九霄去了。現在所處的情景，恰如靈魂離了軀殼，正隨空飛蕩覓尸還魂呢。

所以從戰後情形看起來，人民容易流為布爾什維派底原因，很容易認識，容易列舉的。確是也因為太過明顯，所以常常為人所不注意。我們試就兩三重大的事實考察考察。這回大戰，不僅是用軍隊去打仗，簡直是全國民底戰爭。這回底大軍隊，不同從前傭兵底性質，大抵由徵兵令召集來

的。可以說，由全數人口底數百萬代表組成的。軍隊裏頭，固然多是良善的公民，不過由國家強制的權力，使他們拋棄親友，脫離職業而來，復在種種情形，不得不違背良心，從事最血腥的戰鬥罷了。他們生於法治的文明國，習於守法社會底法律，視人命如神聖，訴於法以求平，居然被召成羣，違背素習，爲暴力底爭鬪用種種手段殘殺人類，破壞世界了。所以當時對於「普魯士的霸權應該支配歐洲嗎，或者歐洲各國自由團結呢？」一個問題，不是甚麼道理或倫理所能解決的，必須由軍備底優勢，人數底優越，才能說到結果兩字。其實那時候底人類，大都是回歸到最初的本能，依賴暴力底信仰來辨善惡決從違了。甚麼宗教的，文化的，法律的制裁，也不過如森林中底一木，剝下了一塊樹皮，不容易惹人注目了。

這幾百萬從戰的人民，因爲出入疆場，慣見人死，無分敵友，同歸於盡，所以都「視死如歸」，「以人命爲兒戲」無怪同類相殘，視爲常事，直如在果園

中捕殺害蟲一樣。他們中也許有一部分善良分子，具一種貢獻有榮譽的理想底心腸，頗不願專以殺人放火爲事業的。不過大多數人不是有愛類的熱情，就不能這樣存心了。實則慘酷的戰爭是由大臣官邸中預定好，才接着計畫，驅此等人去死，那又怪不了他們。

他們被迫從軍，受了悲痛的經驗，很看不起個人的特長。不論個人教化怎樣純粹，個人性格怎樣溫良，並不視爲有何等重大價值。確是在戰鬥時，只有大膽同勇敢，是一個要件。甚麼學問，甚麼道德，簡直不成東西。所謂大膽勇敢等性質，只有醉徒小竊同不識字的粗漢才夠資格。若是正人君子同受過教育的人，就不免落選了。鎗彈，子母彈，開花彈，空中炸彈，毒氣等危險物，沒有鑑別力的。任是廚官底兒子也好，公爵底兒子也好，農民也好，富翁也好，都無偏無頗地給他們一個「同歸於盡」在戰場的人，因爲遠隔了各種文明底設備，不知不覺地回復到初民生活底方法。這時候，他們



底思想同習慣，都均等發達起來，沒有先進後進底分別了。各個人都打成一塊，只有團體心，*Mass mind* 沒有個體底分立了。此種團體心，比之團體中普通的個體心，在智識上同教化上，總較低下，總缺乏明辨力。所以想團體心有高一點智識同教化，實在稀罕。就使偶然有這種情形，也必定是其中有了超類拔萃的人物，具非常的勢力把持一切才行。

實則現代軍制，以種種需要，事順助長軍隊裏頭羣衆智識底均等發達，不肯阻遏他。因為戰爭中的農民與哲學家，同一樣需要，所以看待他們，本於同一的動機。那時候，罪人與聖人，直同價值。普通文明生活底價值，就大大減少了。若為預防腸熱症 *Typhoid* 起見，無識的農民與有識的上流人物，同一樣保護了。就是對於人生必需品底所有事物，如衣服，軍裝，食物，衛生等，也無分智愚，無分上下，同一樣供給了。因此近代戰爭上生活底狀態，漸漸變成一種共產主義，即俄人郭知幾 *C. A. Kovalsky* 所謂戰壕共產主義

Trench communism 就是。

戰爭中人民，不只輕視生命，也一樣輕視財產與所有權。在戰區裏頭，財產所有權，簡直爲軍事目的犧牲淨盡。房舍與產業，都拿來充軍用。無論甚麼建築物，如果可以供發砲底適宜地點，或者可以減輕敵砲攻擊底危險，隨時可以拆燬，不能倖免的。軍隊不只入敵國時任意搶掠，幾乎在本國內，也有同樣的舉動。他們經過一處地方，即使在內地，也往往如同蝗蟲過境，「田野爲墟」。

此等軍隊，幾月或幾年後，猝然解散，各歸田里，回復普通生活來了。有很多人覺得普通生活不便，不能安居樂業，這是很奇怪嗎？在這大戰之後，修整復舊的時期中，犯罪底事件——對於殺人越貨底犯罪——大大增加，差不多成了一個特別的犯罪時代。這種事實，算得不可思議嗎？在戰爭時候，受慣了戰時生活，突然回復普通生活來，舉手措足，「無一是處」。

觸犯刑網，當然容易。可是這時候底犯罪，簡直是戰爭心理底影響，與基於精神錯亂的犯罪全然不同。

試更就軍隊方面考察他們對於布爾什維主義底見解罷。布爾什維主義底方法，不合於民治主義的，不是取決於多數人底自由意志的，在趨向民治的守法公民，似乎可惜可厭。可是在軍隊方面，看起來，則以為與軍隊的方法很相同，易於承受了。軍隊底方法——戰爭——本來以少數軍官來決定。再拿此決定，強制執行於軍隊。正與布爾什維派以少數頭腦底決定，來強行於民衆，剛剛一樣。布爾什維派待人兇暴，不消說了，所以他底首領，不惜殺戮多少人命，來達他們底目的。這一點也是與戰時的軍隊相同。布爾什維派收沒財產充公，蹂躪種種財產所有權，謀所以實行他們底計畫，在各回大戰，不是也有相同的現象嗎？

所以經歷過這回大戰的人實實在在對於布爾什維派底行爲；或布爾

什維主義；不覺得有道德的情惡。他們底見解都以為，如果爲達到政治家與外交家底秘密會議所決定的政治目的，寧願犧牲數百萬生靈，破壞城市鄉村鎮，一點不覺得可惜，那麼爲什麼對於有較大目的較大希望的人所造相同罪惡，反要驚駭同情厭起來？如果他們——政治家與外交家——底舉動，以保護現存社會秩序爲目的，雖多缺點與不公平，竟得世人底原諒，那麼以創造新社會秩序——由財產私用與壓制種種壞處解放出來的社會秩序——爲目的的舉動，不可以也邀恕於世人嗎？

許多從過軍的人，他們底生活，這樣澈底的革命化，容易皈依布爾什維主義底宣傳，那不是奇怪。最可怪的就是信服布爾什維主義的人，并不甚多，這真出乎我們意料之外了。不過我們總得就他們細細研究一下不要放過去才好。大凡安心快意 *Easy complacence* 就是危險底根原。譬如房子着了火，「周章」與「安定」一樣危險。因爲兩種態度，都不易爲「深

滿之思，」都不易舉動得當的。真心研究社會問題的人，久已知道大戰之後，自戰地歸來的軍人，一定不能安穩居樂故業，革命底危機遍地了。此種危機，不是一時的現象，幾年後許是這樣。對於這種問題，固不能「周章，」「操之過急，」亦不能「安定，」「等閒視之。」所以政府方面總須不懈地留意應付他，即現在與未來的政治家，亦須同負一個最大責任。試問參加這次大戰的人，不是為底是推倒專制主義保安世界底民治主義嗎？產業上的專制，仍然存在，一定不能滿意的。越重洋歷久戰的人，與潛航艇挑戰，慣拿槍刃扎人，斷不惜用暴力來獲得他們所信為公正的事物。試問所謂法律底制裁，與財產底神聖，在這時候還可以使他們默息於產業的專制魔王與資本家束縛之下，不起來反抗嗎？黑人兵士與白人兵士共同作戰，同分甘苦，從此亦斷不願受人種差別底支配，甘心去諂事他人，「由他笑罵」了。

戰爭那件東西在平常文明國人民，看起來都以為是野蠻時代底罪惡，很憎厭他的。他們深信以交通，科學，宗教，等國際化，與近代軍備上經常費同破壞力底增加，互相顧忌，戰爭不易實現。現在忽然眼見世界如火如荼的慘劇，就好像從大夢中醒來，驚愕不知多少了。以前種種信念底根據，好比風前枯葉，一掃都清。這時固不免暫時的失望，容易盲從布爾什維派。所以憑一個共同思想底大衝動，一會兒即能造成多少的結合，把國家間各個的幻想同目的合攏起來，共歸一致，恰如從前的空想派獨排衆議的預想一樣。由這樣結合，才能做成世界上任何代價不為多任何犧牲不為大的目的。

大戰以來，交戰國底優秀分子 Intellectual elite 都聚精斂神宣傳戰爭底好處，讚揚軍役底尊榮，證明他們舉動只有是無非了。這種宣傳底目的，不外想使國民熱心從戰，因此國民的團結，較為鞏固罷了。如果在這方面

對於軍隊儂薄卑鄙等惡習，喧鬧粗魯的舉動，認為愛國心底表徵，那麼別的方面，就沒有別的舉動，可以表明愛國嗎？其實人類從努力中得來最高貴的最有效的結果，愛護國家還多呢。自從真正的社會服務的宗教發見於社會，所有人類，共棄逸豫，轉尚勞苦了。不復紛呶於黨派底爭論，轉以共同利益為目的，協力結合一種「神聖同盟」了。試看各國現時軍隊底組織，就可以知道人類在勞動上犧牲上極能合力做去。不管謙傲，不管貧富，不管顯達同細民，大夥集合於一個地方，各盡其力，各展所長，求有益於公共目的。即有不幸，偶遭不測，也聽不見其中有何等痛恨的聲音。實則到這時候，對於世界絕對不幸底患臨，只得以極大的堅忍，自己負擔自己的苦痛便是。

英美國民常常否認徵兵，以為違反民治主義，所以政府任出什麼法子，來使徵兵成為一定制度，國民都極力反對的。可是在上述心理——團結

的精神——的勢力之下，徵兵制度，就緒造成了。試看這回戰爭，幾乎波及所有有少年的家庭。軍隊底編成，都由礦山，工廠，農場，同學校裏頭跑出來的。大規模的產業組織，一會兒變換了面孔，由和平的業務，轉爲戰爭的業務。平日製造農具供給玩具（或裝飾品）的工廠，都忙於製造禦敵的槍彈。平素憎惡政府的產業界大王，到此也開誠相附，竭智盡慮，合力謀畫軍需底供給，使前線的兵士不致有缺乏底懼心。即平日固守自由的人，寧死不肯相讓，到這時候，也都相信軍事專家所說的「這時候必得犧牲」一句說話，忍受政府底支配。因爲信仰這句話遂使最稱爲民治的國民，平日主張獲得民治主義底自由，脫離專制政治底威脅，到此也只好違背初衷，甘受壓制。只見個人自由，愈縮愈小，恰如過去底記憶，日漸消滅罷了。

愛和平愛自由的人，到這時候，又漸漸憎厭全體的國民，漠視大批仇敵底被殺。因爲他們也如戰壕內的軍隊，對於人命生死，輕視起來了。直接



喪了親戚故舊的人，總覺得拿「爲大目的犧牲」一句說話，來安慰自己。當軍隊死傷名單登在報上，人民服喪，傷兵歸里的時候，各方面底態度，總不外說：「爲民治主義爭自由，爲世界人類除壓制，才有這麼大犧牲。我們既然想達此種目的，那麼無論怎樣犧牲人命，也都值得的。」

大戰之後，世界斷不能回復舊觀，一定從辛勞同苦惱裏頭，發生異樣的世界來收拾殘局，這是所有人類不移的信念。惟有這信念，才能够使忍受戰事所加的重累同苦痛，沒有怨言。好像常人對於將來幸福終身相信一點，使他們「含辛茹苦」忍待氣運底到來一樣。因爲在忍受戰事的人，很相信由戰爭方能促成較自由較公平較莊嚴的社會狀態。其實人類靈魂，飄浮無定，總得有強有力的信念，才能維繫他得住的。所以單就從軍的人來論，也只是信仰底結果，才能够使耳聾眼花的人類，忍耐努力，慢慢地勉赴目的地。他們底信仰，就是「期待天示」底精神 Spirit of apocalyptic expectancy。

這種信仰，到現在不僅是軍隊中人所專有，幾成爲世界底信仰了。除這信仰外，人類還覺得世界有一種臨頭難免的變化。此種變化，往往比量戰爭底價值與損失，使他們相抵的。所以人類心理上都相信社會必有最革命的變化，并相信此種變化，亦有慘虐的壓制，同人命底犧牲。因說：平常大戰，爲達小目的已喪失了數百萬生靈，爲什麼爲達到地上永久的樂園，——無戰爭無貧乏同無經濟的壓迫的樂園——反長縮起來不肯犧牲去？

現在人民中，多數還保持住良心，反對布爾什維主義卑瑣的宣傳，正如戰地歸來的兵士，也有一部分不肯「苟同」一樣。他們覺得循着現在民治的制度逐漸發達，比之推翻社會，急激改變，容易進步得多。所以他們拿軍隊底解散，證明由戰時狀態回復到社會上原有的常態。這常態長存不滅，就是我們極有希望的民治主義倚靠住來發展的。一大部分的人，固然向着逐漸發展的循民治主義的路走，可是也有偏心的羣衆，常想推翻所有

社會組織，改組新機關，重訂新制度的。這類人大概是妄想派，神經衰弱派，輕信派，與那毫無信仰，惟傾心於暴力的人物。對於上述兩種紀念不同的人底見解，我們應該怎樣選別他呢？我們處理戰後的事情——即由解散軍隊同整理殘局所起的種種問題——時候，對於前一派人類漸進底信念，要激勵他，鼓舞他，使他越加強固；對於後一派黷武恃力底偏癖，又須「潛移默化」，不要「持之過急」就是。

無論現在美國政府或其他各國政府，對於那新環境所顯露的要求，絕沒有表示過一種智識或勇氣去應付他。其實舊思想同舊法子，斷不能適應新環境了，可惜世界底政治家還有不大理解的。停戰簽字時候，世界武裝軍人，有人計算過，竟達三千五百萬底數目。那麼解散這大批軍隊及補助軍隊的平民使他們復業，他們久經戰場生活復業後所覺得種種不適當，與戰後工商業恢復原狀底種種的阻滯，這都是很危險的現象，無異攜帶大

批燃料到社會裏頭來，只須火把一近，就可以燃着了。

人類從種種經驗，心理上已經預備承受那布爾什維主義底宣傳，原無須其他的激動，我們由各方面已經很知道了。在大戰中，因為使人民充分表明他們底信仰，才特別限制他們底自由。到了現在，不是絕對必要的時候，延長一日，即屬危險。對於產業上民治的管理，對於生活上衣食住三事種種的自由，是現在普通的要求，其勢「真不可侮」。若盲目地反對此等要求，仍然任由資本家底壟斷，也是危險。所有此等險象，我們各國內實實在在發見不少，已經較得上激動人民底程度了。其結果使布爾什維派順應國民底心理，乘機放火。恐怕火到燎原的時候，「勢不可遏」了。世界底政治家外交家，對於此等現象，又怎麼樣呢？他們既不識戰前人民所受的苦痛，復不知戰後社會當前的要圖，祇知聚精斂神，興高彩烈，去辦那講和底事業。殊不知大戰以來，人民受他們攬權施政底餽賜，自由偷樂，犧牲淨

盡，已愁苦到極點。到停戰時候，急望「還我自由，」重享快樂，乃他們注意議和，不暇及此。無怪人民對於和議大受刺戟，一如中了鬪戰狂了。

## 十六 結論

若想與布爾什維主義，——及其他同樣的社會不安與社會革命——決勝爭存，容易成功，必須先拋棄倚賴暴力的念頭才好。使暴力那件東西，真能够鎮壓社會革命，「沙」主義許不致一敗塗地了。斷頭臺，狙擊隊，地下囚，獨幽牢，放逐外地種種專制君主所優爲的壓制，俄皇尼古拉二世底政府，不都很心地用過嗎？其結果還是不能撲滅那叛亂底精神。所以從歷史上看來，壓制決不能達到鎮壓底目的，反助長叛亂底聲威。「沙」主義的政府，用過而失敗的手段，民治國家，還可以糊糊塗塗地希望成功嗎？現在對於撲滅布爾什維主義的人，無不主張用種種壓制方法，望遠目的。這是很可悲觀的現象。正所謂「以暴易暴，」社會上的危險，不知道要變

到甚麼地步！實則他們主張自由或反抗自由都想憑賴專制手段，不是天下狂人中最狂的嗎？

如果我們肯向歷史虛心研究，歷史會貢獻我們以一種總括人類經驗的意見，作我們措施各事底「南針」。歷史上的意見就是：布爾什維主義不是牢垣範圍得住；不是火刑燒烤得死；不是繩索絞勒得斷；不是用官力趕得走；也不是用棍棒打得怕的。無論甚麼鎮壓的法令，都不能從人心裏趕得他出來。歸結一句說，所有此等實力底功效，不外把此種革命精神，趕到地窖同秘密窟去。實際上還沒有鎮壓出什麼結果來。我們從前驅除布爾什維主義及同樣的社會革命，都靠武力手段，因此結果上必定拋棄那分辨民治與專制的事物；必定利用密探警察，嚴密緝捕，搜查家宅，不憑證狀；必定僱用間諜的煽動者；Agents provocateurs 遍設陷阱，波及無辜。政府只管信賴此等手段，設立種種機關，有系統地做去，可是社會革命底精神，一點沒有

減少，不過順自然的趨勢，避往污濁黑暗的地方，秘密運動去，好像有害的黴菌為避日光，特跑到陰暗的地方來繁殖罷了。

現在民治國家對付社會不安或叛亂時候，第一應該置念的，就是不可不使那社會運動公開，使在萬目睽睽之下，得以自由討論他。戰爭是完全變常的生活狀態，那時候民治的方策，不能適用。若是宣傳起來，反往往給敵人利用，作為攻擊的藉柄。如意大利軍隊潰敗於加波力都（Cagliari）那事件，就是一個明證。可是在平時用民治的方策，比較其他方策，總算安全，總易見效的。對於虛偽的宣傳所應該使用的一當頭一棒，——就是真實的宣傳。因為虛偽同半真理，最好由真理反證他，世人才容易明白布爾什維主義的思想，不是從人心中拉得出來，我們很知道的，但是可以用真實的民治思想，提起那照妖鏡底靈光，「驅邪出外」的驅法，攆他出去。假使有一萬公民，明白這個道理，對於民治思想，又具充分智識，隨處宣傳來防遏他，比

較十倍的警察同偵探，收效容易得多了。有人孤疑這個計畫嗎？孤疑他，就無異對於民治思想底效力，還沒有十分相信。

可是空譚實在無補，僅僅使全國異論紛囂，成了雄辯世界，不見得能免除布爾什維主義。我們應該用審慎周詳的改革計畫，從建設方面，處理這問題。須知布爾什維主義，不是一般時論所說，以為是社會運動家詭計或狂信底結果，其實起於人民對於社會上不平底感念。人民對於社會上不平，「痛心疾首」想設法改革他，不止一日。社會運動家，不過是他們底代宣者 Spokesman 罷了。所以若想撲滅布爾什維主義，不可不先泯除人民對於社會上種種不平底感念。若想泯除此等感念，又必須處處主張社會正義，Social Justice 及使人人心目中都有社會正義底存在才行。大史家杞奈 Quinet 對於法蘭西革命，滔滔致辯的一段文字，揭發當日人民心理，實在可以適用於今日底布爾什維主義。他說：



這。是。下。流。社。會。底。呼。籲；這。是。人。民。愁。苦。痛。恨。所。發。出。淒。淒。咽。咽。的。哀。聲；這。是。千。百。年。來。虐。待。奴。使。受。侮。見。欺。積。憤。填。膈。底。結。果；到。了。今。日；才。吐。出。來。當。其。沒。有。脫。離。苦。海。的。日。子；老。想。跳。出。來；已。經。預。備。起。了。了。正。如。關。牛。將。放。未。放。時。候；牛。在。狹。欄。裏。被。關。牛。人。故。意。擾。弄。引。逗；怒。不。可。遏，無。怪。到。了。放。的。時。候；低。頭。怒。奔，瞎。撞。到。關。場。中。去。(1)。

我們現在的任務，是趕快剷除向來種種不正當的設施。若不快一點做去，恐怕憎惡那不正當的設施底怨恨，反而連累到傳下來種種良好制度。那麼怎樣剷除那不正當的設施呢？我們先要使政府確實變為民治的制度，合於人民自由發表的意志。先要使戰時所加於我們種種專制官僚的方法，完全廢除（這件事尤為要緊，快一點做去，人民才能早日安息之政府對於選舉員，Electorate也應該有較直接較確定的負責；任政府重務的要

(1) 原註 見布氏「革命」La Revolution 書中第八章

官，對於人民底代表，應該有種種方法，直接地應他們底要求。一句說，總統底內閣，應該變為國會自身底內閣：閣員從國會選出，受國會約束，應該列席於國會底常會，關於屬部底施政，應該受議員底質問同批評。

像這樣安排，許有了保險的機關，政府濫權枉法，容易發見同補救了。試舉一個例來說，平常國會要求郵傳部總長出席，對於部務有所質問時候，事實上看來，其結果不是郵傳事業上有大改良，就是換易新總長。美國國會委員會 Committee of Congress 底報告，對於郵傳事業應該改良的議案，到現在快有四十年了！結果怎樣？我們還是缺了那一件保險的機關。

設備一種方法，使人民冤抑愁苦，得以大伸，本來是極「難能可貴」，應時勢要求的一件事。不過這還不算澈底的辦法。要研究社會不安底種種原因，設法除滅他，才算澈底的辦法。現在的備金制度，到了「末流」，已歸無用了。實際上看來，現在勞動家底備金，是他人獨占代價 Monopoly price。

此種代價，不是雙方商定的，或由各種聯合 *Diols* 獨占勞動力底情形來定，或由各業主獨占那種專業底情形來定，勞動家簡直處於被動的地位。使這種狀態一日存在，產業革命，一日免不了。因為備金那東西，是多數家族生存底基礎，是社會全體生命的及道德的安寧底關鍵。備金率底高低，直影響到死亡率同犯罪率底消長。據多數調查底結果，又與賣淫底黑潮相為漲落。備金率一低，賣淫專業就忽然多起來了。可知決定備金底多少，就間接發生社會上的變動。像這樣一件要事，任他隨偶然的境遇——如同需要供給底變動——為轉移，或由甲團體或乙團體所有獨占力來決定，固不合理，也可以挑撥社會上危險的不安。

備金也必須與生活底標準及消費物底銷行量，有一定的關連。無論誰人當然可以求充分良好的衣食，衛生安適的住居，善良高深的教育，與優美娛樂的餘閒。這所求的，不過常人最小限度的必需罷了。如果得不到，

就是個人底缺憾，也是社會底關點。確是，好像今日底勞動家，以最正直的勞力Honest labor 猶得不到，我們真不能不歸咎於社會，不能不設法補救社會上這種關點。所以現代儲金不管他多少，若不能使那勞動家爲自己或爲妻子獲得人生最小限度的必需，就不能算爲公平的儲金。我們今日也正缺了這種儲金底標準。這標準，固當留意到勞動家生活上最小限度的必需，也須與物價有一定的關係，因爲各種物件，就是構成適當的生活底經濟的基礎。所以第一，儲金應該拿購買力 Purchasing Power 做標準。現在日日說增加儲金，而物價日高，增加儲金後，購買力尙不如前。照這樣辦法，名目上雖說加高工錢，事實上此數能買的東西，數量減少。勞動家還得不到益處，還不能維持生活底安全。第二，儲金應該拿物價 Commodity price 做標準，即說，拿許多主要物品底總價格底「指數」Index figure 做標準。那麼，儲金可以隨物價底貴賤爲升降，時時應勞動家生活底必需。

「相當的備金」A fair wage 一句老說話，是向來經濟學者與社會改革家常用的，不過並沒有把他解釋清楚。我們現在應該給他下一個明瞭的定義。所謂相當的備金，不外上述那種備金，要能使勞動家爲自己爲家人首先得健康的物質生活底必需品，即所謂充分衛生的衣食住便是。其次要能使勞動家爲自己爲家人得種種教育上及修養上的利益，發展他們底精神與道德。

現在政府應該對於勞動家底生活，留意一點了。應該留意使社會常有相當工作，——自有價值的不過卑賤的工作——供給他們謀生。這種工作，一定以不要傷及他們底健康爲條件，並且工作底報酬，也必須是真正相當的備金。任何國家，如果實行不了這種義務，遲早一定不免有暴動底恐慌。暴動底分子，就是這類可憐無告的勞動家，政府平時不理不管的。住宅一個問題，也與生命的道德的健全關係很大，所以不能隨便任由私家

企業處理他。住宅——租錢相宜於勞工且可以住居的住宅——缺乏，固然是一重大問題；同居過多，也是有無窮的流弊。因為同居過多，以致疾病罪惡層出不窮，證例極多，比較其他罪惡，還容易危及社會。所以非有一種極周詳的計畫，由聯邦政府為財政的幫助，復由聯邦政府協同各地自治團體合力施行，不容易解決今日勞工住宅這一個大問題。

實質上應該減少勞動底時間，在多數產業，成了不可少的條件。不過同時生產數量，必須有大大的增加，方不致社會發生不足底恐慌。這兩扇的問題，有什麼法子可以解決他呢？我信得過除非使全體產業底管理，完全民治化底日子到了，由極有關係的人——生產者同消費者——起來直接管理，那解決方法，不能找得到。現在產業底組織與管理，純粹為資本家自私的利益所左右，雖由勞工聯合底要求，改變過一兩點，還是時代落後的狀態，到了現在，不大合式了，也覺得不能忍受了。工團主義，布爾什維主

義，與幫行的社會主義 Guild Socialism，都表示過一種確定的目的，使各產業完全由生產者直接管理，恰與資本家底管理處於反對的地位。可是我們也不能單單空想着把鑛山讓鑛工自己管理，把鐵路讓路工自己管理，把電信事業讓電報生自己管理，把全產業的社會各由各自的勞動家管理。這許生出很大的弊端來。因為這樣辦法，總會使文明社會底生活，為一小部分人——一小部分占優勝地位的職業團體——所把持。所以各種產業，不能單憑資本家或勞動家任一方面管理，應該由生產者消費者同國家三方面底代表組成一個代表聯合部，共同管理。

既有這種民治的共同管理機關，我們可以把關於儲金，勞動時間，科學的管理，技術的改良，產業底發達，及其他種種事件底規定，安然付托於他了。這種機關，許能夠與國會合力做去。組織委員會與國會協力造成重要的社會法案。尋常反對現存制度底主要原因，不外以現存制度，將須有專門

智識同技能始能解決的事件底立法事業，交付於國會一般沒有專門智識同技能的議員（此等議員只以「鄉望素孚」獲選的）來決定，認為不能審慎周詳，一定有望礙難行之處，所以極力反對。使有民治的共同管理機關存在，此種反對理由，當然不攻自破了。所以我們對於工團主義與布爾什維主義底「一得」與「獨到」的地方，固當採納，然他們矯枉過正的危險，也須知迴避的。

產業最發達的美國，人口同財源這樣豐富，總不致有「貧乏」問題發生。我們腦筋裏頭，也可以沒有貧乏底觀念。不過若想腦筋裏頭，真沒有他，我們總得協同努力，求達上述的目的，一如我們參戰時的團結才行。使真能辦到這步田地，人類悲慘的傷生（如貧家孩童死亡過多，就是一證），總能制止；在學齡時候的兒童，斷不會因營養缺乏致體貌衰落；人類雖遇老病，或遭產業的意外，也斷不致猝然貧乏，竟不能維持生活了。其實許多疾病情



形，與產業的意外，總可以先事預防的。至於老耆頹唐，人不能免，那不能不靠政府底維持，望政府給以相當的保險——養老費了。

把貧乏底根株芟除淨盡的國家：經濟生活在民治的共同受理之下，人民能維持生活，安居樂業，固無須恐怕布爾什維主義或他樣底社會革命的。人類一日不完備，當然社會上，一日有「不安」的態度。可是「不安」也有兩種，性質各不相同的。一是有益於進化的不安，一是因絕望而謀亂的不安。能存在於美國的不安，我敢信是前一種的不安，是社會進化上先決的條件。

（譯者附註）

對於這書底參考書列下——

(1) Daniel de Leon: Preamble of the Industrial Workers of World.

(11) Spargo: Bolshevism

(三) 米田莊 著 近社會思想研究 中卷別冊 (日文)

(四) 黎 朋 著 革命心理 (尙志學會叢書中的一種)  
杜師業 譯

## 布爾什維主義底心理終

布爾什維主義底心理

共 學 社 叢 書

上海夫人

(一册五角)

原書為大文豪易卜生所著之名劇述一女子嫁一老醫生事以指示婚姻之意味及幸福之由來於各幕中均暗示正當婚姻之見解

馬克新經濟學說

(一册九角)

原書為德國柯祖基著內容分三編一論商品之本質貨幣及貨幣之日本化二論剩餘價值三論工錢與資本所得為研究經濟史觀者所必備

西洋氏族

(一册四角半)

氏族為古代之社會組織由是而演進為家族為國家以迄於今日之社會制度敘述詳明足備研究社會問題者之參考

家庭問題

(一册四角半)

家庭問題實為各種社會問題之中心本書由輯譯東西名著而成於家庭沿革效用趨勢及女子解放後之關係等剖晰翔實文字尤為流暢

進化與人生

(一册七角)

著者本生物學的眼光以觀察人類社會對於哲學倫理教育等問題均有深刻的批評其論列今日社會問題處尤能下公平之判斷

清代學術概論

(一册六角半)

是書為梁任公先生所著中國學術史之第五種內分三十三節將有清一代學術闡述靡遺學者得此於清代學術之委原可以洞知其大凡

甲必丹之女

(一册六角半)

是書為俄國有名詩人普希金所著於俄國歷史上占極高之地位所敘情節既極悲歡離合之致而其描寫當時之風俗人情尤深切無遺

歐州文藝史

(一册五角半)

此書為蔣百里先生遊歐時所著敘論西洋文化之來源簡要精警梁任公先生甚重其書謂為求曙光之路其價值可知

藝術論

(一册七角)

書為俄國托爾斯泰著將現代所稱之藝術根本推翻排斥虛偽的淫靡的貴族的藝術主張人生的宗教的平民的藝術議論精確獨標異幟

#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 尚 志 學 會 叢 書

### 革 命 心 理

(二册 定價九角)

書分三篇。(一)革命運動之心理的要素。(二)法國革命(三)現代革命主義之發展。為法國革命名著。

### 生 物 之 世 界

(二册 一元三角)

霍勒斯原著。詳述關於動植物之各種事實及理論。兼及達爾文所未闡明之生命原因等各種問題。

### 近 代 思 想

(二册 一元一角)

備述歐美近代十五家思想學說。書中各分章節。於近代思想推移之迹。循序推發。能令讀者精神為之一新。

### 實 用 教 育 原 理

(一册 四角五分)

此書以心理原理述教育之方法。參以最近諸學說。例證特多。

### 羣 衆 心 理

(一册 定價七角)

是書為法蘭西人黎朋氏原著。於羣衆心理之利害及對付之法。推闡無遺。

### 創 化 論

(二册 定價九角)

柏格森原著。書共四章。為吾國哲學家心理學家參考所必備。

### 柏 拉 圖 之 國 想

(二册 一元五角)

柏拉圖原著。用對語體。甲論乙駁。以發明政治產業教育藝術哲理等問題。譯筆亦極明暢。

### 中 國 人 口 論

(一册 定價四角)

探歐美學說及婚姻室家制度與中國人口比較。為改良之商榷。誠中國人羣進化之南針。

### 新 道 德 論

(一册 二分五角)

本書首述新舊道德之特色。次述關於國家之新道德。家族之新道德。及實業道德。

# 馬克思研究叢書

馬克思的學說。在近時思想界占很重要的位置。現在更是他發展的時代。凡是留心世界思潮的人。都該研究的。但是此項材料。我國尙少輸入。本社爲此。特地選擇研究馬克思的重要著作。譯成叢書。茲由商務印書館陸續出版。特此預告。附記書名如左。

- 一 湖譯著
  - (一) 資本論解說 柯祖基著
  - (二) 文化上底馬克思 柯祖基著
  - (三) 唯物史觀解說 郭素著
- 二 湖譯著
  - (一) 馬克思派的社會主義 納肖著
  - (二) 空想的與科學的社會主義 燕格士著
- 三 西籍譯著
  - (一) 馬克思社會主義理論的體系 柯上巖著
  - (二) 馬克思傳附燕格士傳 廖炳利山川均著
- 四 品今譯著
  - (一) 馬克思呢？康德呢？ 格華尼芝著
  - (二) 修正派社會主義 格倫修太因著

## 共學社啟

第(40)號

中華民國十年五月初版

（布爾什維主義底心理一册）

（每册定價大洋肆角伍分）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著者 美國 施 罷 戈

譯者 陳 國 渠

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

印刷所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商務印書館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市 商務印書館

分售處 北京 天津 保定 奉天 吉林 龍江 濟南 太原 開封 洛陽 西安 漢口 杭州 蕪湖 安慶 蕪湖 宜昌 漢口 長沙 常德 衡州 成都 重慶 廣州 梧州 梧州 梧州 梧州 梧州

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10

11



.7

1